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創刊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一日印行

第一卷·第三期



十四年

行發社誌雜四一

西藥 中央 貿易 易

中央藥房

四平市北三道街十號經理謝乞食

四平市立醫院

院址：四平市道裡北二道街七號電話院長室二〇〇八事務室二〇〇七

診療科目

內科	小兒科	產婦科	外科
院長 朱玉	醫師 周曉	醫師 李德	醫師 李國
助產士 李洪	藥劑師 李銘		
耳鼻喉科			

四平車站前
唯一大旅社

興華大旅社

有舍十餘
房五餘

室內清潔，房間寬濶，設備完善
招待殷勤，乘車便利，價格低廉

地址 北二道街九號



期三第 卷二第

目次

人民真不是好欺騙的.....	俞本
東北文化的不景氣.....	俞本
外力調處與國內和談——劉馬路國在華工作的感想.....	俞本
轉載 政治的根柢在文化.....	梁漱溟
婚姻三部曲.....	徐天祥
訂婚·結婚·離婚.....	王光漢
依仁誠術三者所分之六種人.....	李朴園
中篇連載 四十年.....	史岩
西洋之石版畫及其發達史.....	史岩
青年心聲 農村苦誰知道.....	土孩子
奴化與取巧.....	劉兆乾
獻給姊妹的信(通訊之一).....	藍吉士
斷了線的風箏.....	竹澤
廢園.....	王澤
牽牛花.....	洪茵
尋夢抄.....	朱彤
送別.....	朱彤
風雨之夜.....	原生
短篇創作 辭職.....	周桐
榮歸.....	周桐
莽原.....	周桐
母親.....	周桐
自新的日子.....	周桐
長篇連載 中等學校美術教育教材教法(一).....	文金揚
談「撞」.....	山
餘興.....	山



人民真不是好欺騙的

和談又擱淺了

關於國內和平商談，

始終「談」而不「和」的真

人民真不是好欺騙的

象，在這次美國務院所發表的馬歇爾將軍在華調解工作報告書中，已經異常明白透闢了。而政府方面及其他奔走和平的人士，爲貫徹始終一致「和平解決」的目的，與願全國家的前途會應這現實的環境，痛下決心，商陳許多具體辦法和方案，邀請中共恢復和談。在新年初度的時候，人們都爲着這個「和談」復甦的呼號，而暗自欣喜，的確，這日子也是太沈悶，太苦澀了，誰不翹首企望和平安定呢？

不幸，這個希望又在大家殷殷垂念的一短會時間中居然幻滅了。因爲延安方面的最後答覆，是那麼乾乾脆脆地「拒絕和談」，仍要堅持去年在國大開會時的兩個無理條件。這實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同時接二連三是到處的軍事進攻，尤其在東北方面中共發動了十多萬大軍，自松北分三路南犯。使得在這些地方的老百姓過年都不清靜，這究爲何來？

責任誰負，人民最清楚

照十九日大公報轉載延安新華社十七日電，

一位新華社記者和中共中央某負責人的談話。

大公報的標題是：延安的說法，充滿懷疑與不信任。讀這段新聞，在表面上看來，似乎說得條條是道，每次「談」而不「和」的責任。都是政府不實踐協議。這次所提出的「和談」方案，更是因爲軍事失利後不得已虛偽的舉措。實質上，就從那位「某負責人」自己的談話，所謂「政府企圖要侵佔解放區一六五個城一七九，〇〇〇平方公里土地」云云，這裡邊就充滿了割據自雄的濃厚氣氛，彷彿他所謂的解放區已經另是一個國了。此種論調在去年可以這樣歪曲宣傳，或能够使一部份人置信，但在今天大家對於和談撥結明白之後，在中共由邊談邊打，進入拒談專打的時候，這話就不會使人動容了。老百姓固然沒有高深的政治修養，可是以事實作根據，照常識去判斷，是非曲直當然再清楚不過的了。

最動聽，而且是使我們眞作善良老百姓的「人民」不可索解的，是他們死愛把「全國人民」四個字經常聯在一起，前面說「某負責人」在談完「和談完全是欺騙作用」的理由以後，也就緊接着照例來一句「中共及全國人民均不願再受欺騙了。」這真是天曉得，「全國人民」而今在內戰的烽受盡磨折瀕於死亡了，還不放棄武力割據，竟還想拖着「人民」

民」下水，這是甚麼道理？

好事不過三，人民真不

是好欺騙的啊！

說實在的，人民真不是好欺騙啊，口說無憑，喊得挺漂亮，要不能兌現，人民還是不會衷心折服的！目前的情形，眞爲全國人民看透了，誰在憑恃武力，製造亂萌，誰在誠心誠意謀致和平民主，老百姓是太清楚了。今天，人民厭亂望治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使連對人民這點最低度的認識還不够，一味倒轉乾坤，硬要以武力來拚個你死我活，說不定一旦人民崛起，眞不是好玩的！

人習常有一句俗話，好事不過三。一件事情任便有理到無以復加的程度，若經過三番兩次的周旋，還不能得到和解，這的確是不必要的「頑固」。何況，今天這個和不攜來的毛病已經給第三者（馬帥）診斷得清清楚楚，明白地記上了診斷書，公諸天下人的耳目了，還有甚麼「死抬槓」的必要？反正問題不會是一二打了之的。

東北文化的景氣

不久以前教育視察團來東北作過一次實地考察，當他們回京之前在瀋陽曾經對東北教育文化化的現狀，作過一度簡單的談話。大意是說學校雖多，而設備不週，師資缺乏。精神食糧不僅缺乏且素質低落，黃色新聞充斥坊間。社會教育亦日漸衰退。這段簡單的報告，真可以發人深省，值得注意。

問題重心在於粗製濫造

我們看看東北光復後一年多來，仗儘管一天不停留的在打，物價儘管隨着打仗的影響，日益昇騰。但在文化方面的復原工作，可以說是絲毫沒有受到現實環境的阻碍，各大中小學校原有的很快復課，并且還增添了不少新的學校新聞報紙雜誌等出版物，也像雨後春筍似的勃發成立起來。若就這些事象的表現觀察，換句話說，就是照它們的數字來看，實在是一個非常熱鬧的場面。而骨子裏面，却值得商榷了。所以，問題的重心也就在這裡，單從數字上增加着賬。不在質的方面講求，這樣的發展，是一種畸形，不正常的，可以說毫無補於實際。現在我們就先拿新聞紙來作個實例吧；

日報，期刊，和定期的雜誌，東北現在坊間流行的雖沒有詳細作過調查統計，大約估計起來，也許，不下五六十種，以地方人口面積來作個比例，較諸內地毫無遜色。不過我們若從內容上去加以分析比較，那就相去頗遠了。材料不夠豐富，自不待言，編排印刷以及最基本的工校對都沒有做到差強人意。往往一張報紙一本刊物，拿在手裏簡直沒法誦讀下去。一條重要的新聞，一篇要緊的文獻，有時脫錯不知所云。如此，貧乏的內容更加上外表的缺陷於是新聞紙本身的價值就一落千丈，首先讀者的腦海中就存着不信任的觀念。真是有着精神食糧恐慌的人，對這樣的讀物，誰願意花錢去買它呢？

文化害了肺病

但是，發行的人仍然想盡法子要發行，因此新的刊物與日俱增，陸續問世。今天找到一批紙，明天接收一部印刷機，後天又碰到幾個朋友，於是就湊攏來幹一下，甚麼不管，只要東西編印出來了，設法推銷去，毫不考慮讀者是否接受。這樣一來，結果成了甚麼現象呢？

大家把文化食糧都送進賣家去作包東西用的廢紙了，據四平一些商店的老闆告訴：他們的報紙，有達到十四種之多的，問是他們樂意訂的麼？「實在是沒法子」，但到一個學校或機關很難有五種以上的報紙，擺在架子上，難怪教育視察團的先生們要擔心東北文化食糧的缺乏了，大致，他們所到的都是機關學校，沒有跑買賣家的緣？

故至於學校，也是一樣的情形，誰接收一幢房產，和某某要人拉拉關係些，也就准予備案成立了，學生不成問題，老師有的是廉價的，請攏來湊成一個班子開學了（但，這裡要聲明認真辦教育的，我們該敬佩？）至於交給學生的是些甚麼貨色，可以馬馬虎虎。到了相當的年限畢業了，一張普通中學的文憑拿到手，考學校吧，去就「鑽沙」，回家種田吧，放不下架子。徒徒給社會添些失業遊民。

綜上所述，我們放眼一看東北的文化，誠如一個挺重的肺病患者，外表形色，紅光滿面，而實內部則是百孔千瘡。



外力調處與國內和談

對於馬歇爾在華工作的感想

俞 樟

馬歇爾特使，爲了榮膺美國國務卿的重任，已經奉召返國了。馬帥以蒼顏白髮年近七十的老軀爲了遠東的和平，爲了美國和中國的邦交，在駐華特使的一年零三個月期間內，不避風塵勞碌，歷經艱苦波折，來從事對華的種種工作。這位老將軍的努力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敬佩不已的。可是現在當馬帥歸國之際，我們需要把他在華的工作，檢討一下，對於今後中國政局的歸趨，或者也可以作一點參考。

我們在檢討馬帥對華工作之前，首先要看一看戰前戰後的美國對華政策。簡單說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的對華政策，始終是以華盛頓會議所簽訂的九國公約爲基礎，主張締約國共同遵守條約義務，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的完整，共同維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然後使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這一個政策，曾使日本不能忍耐，日本要想把中國視爲禁錮，一口吞下，於是甘冒世界之大不韙，舉起了侵略的烽火，入侵中國，與美國的對華政策適相乖悖，所以在日寇侵華的期間美國爲了貫徹對華方針，給與中國種種有力的援助，這在中國人的心靈上，實在留下了永難消失的好感。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是更進一步，成了協同一致並肩作戰的盟友。中國的抗戰勝利不成問題的，很得力於盟邦美國的援助，這是人所盡知的事情。第二次世界戰爭結束，日寇投降後，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勢力，佔了絕對支配的地位，於是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是越發密切了。因爲中國的治亂興衰，會直接影響到美國在遠東的安寧秩序；中國如果走到分崩離析的地步，也就是美國的不安和損失；中國如果造成一個和平統一的國家，和美國保持正常的友好的關係，也就是美國的遠東利益與對華貿易等等得到一個安全的保障。因此中國的治亂興衰，與美國的利害關係，是有相互一致之點的。也就正在這共同的利害關係之上，兼以戰時患難與共，恩義方新的情誼之上，於是馬歇爾將軍便以駐華特使的資格，來從事對華的種種工作了。

同時我們再看一看，馬帥使華期間的時代環境，和中國內政的狀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的政局，雖然處在種種的混亂和矛盾的中間，然而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看出來：經過了數年間瀾漫世界的戰火的洗禮，法西斯專制獨裁的體制，崩潰摧毀之後，世界民主浪潮的澎湃，名符其實的邁入了所謂「人民的世紀」。可是在昨天還共同爲了民主世界

的實現，爲了保衛民主的和平，在對共同的敵人並肩作戰的盟友，在戰後的今天，又因爲利害的不同，觀點的差異，到處展開了新的矛盾和衝突。雖然所表現的形勢是千差萬別，可是由本質上說來，可以說一方是以美國爲中心的資本主義體系，和另一方面是以蘇聯爲中心的社會主義趨向的兩相對峙，在全世界範圍內，到處羅列兩種勢力的明爭暗鬥。這兩種勢力的對立，雖然由於國際的協力與相互容忍，力求其緩和，但由於觀念形態的根本不同，終難達到完全消除的境地。

在上述的國際背景之下，中國國內的政治情勢，由於幾十年來國民革命運動的推進，與世界潮流的趨向，使國民黨必須要結束了一黨的政治，而進展到民主憲政的階段。可是中國國內存在着各種不同的政治黨派，怎樣使這些主張不同的政治黨派走入憲政的常規，換句話說，怎樣集合起來各種不同的力量，創造一個和平統一民主的中國，這些事情，不但是中國本身的迫切待決的問題，同時也是利害相關的友邦，所不容忽視的問題。而經過了八年抗戰的中國，差不多到了筋疲力盡的地步，對於廣大收復區域的復員工作，解除敵偽武裝並遣送日僑俘，以及國內的和平統一的問題，在在都是政府感覺棘手繁雜的工作。

於是在這樣的客觀的情勢之下，馬歇爾將軍便蒞臨中國了。在過去一年零三個月期間，馬帥在華的工作，究竟得到了一些什麼成績呢？

我們看杜魯門總統歷次發表的談話和聲明，盛讚馬歇爾元帥對華工作的豐功偉績，使我們雖然不能確知功績之所在，但我們總相信馬帥來華的成就是很大的，因爲杜魯門總統所知道的馬帥的功績，總比我們知道的確切得多，而且由此大簡拔馬歇爾將軍繼任國務卿一事看來，更可以作一個有力的佐證。不過據我們所知的情形來說，協助解除日寇俘武裝，協助復員，協助遣送日僑俘，這當然都是很明顯的成績不必細說；而猶其重要的是對於中國的政爭的調處工作。在這里，我們指出：馬帥的第一個功績，要算是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那真是給中國的進路，指示了一條光明無比的途徑；其次，是軍調工作，對於國共的軍事糾葛，確實起了不少有效的作用；再其次，是憲法的制定，奠定了劃時代的中國民主政治的基礎。這些功績都是不可磨滅的。雖然沒有解決了中國內政的紛爭，雖然沒有廓清了混亂的局面，然而努力的方向和成果，是

非常值得注意和珍視的。此外，在馬帥的功績中，還有一點很明顯的值得特書的現象，便是隨着馬帥工作的進展，美國貨物以壓倒的優勢，充斥了中國的市場，這一點大約在杜魯門總統所盛讚的功績中也是佔有重要的位置的。

可是，我們再看一看馬帥在離華前所發表的向美國國民的聲明。這個聲明是爲了補充杜魯門總統的對華政策的聲明，專爲針對調處工作而發表的。

他說：「第一，和平之最大障礙，乃中國共產黨及國民黨彼此所據之完全而幾乎具有壓倒力量之懷疑心理，一方面政府領袖極力反對共產形式之政府，另一方面共產黨則表示，彼等乃馬克斯主義者，並有在中國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唯先以美國或英國式之民主政府爲過渡階段。政府領袖，深信共產黨人所表示願意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去年一月所主張設立之政府，其目的唯求破壞，余信共產黨人認爲政府之顯然接受政治協商會議，關於建立新政府之決議，並無誠意，並蓄意藉軍事力量之壓制，及秘密警察行動，以消滅共產黨。雙方均爲保守本身之恐懼因此對於每一情勢，均採偏向之觀點，極易受每一惡劣暗示或可能性之影響。」

在這一段話裏，我們發覺在中國的政局中，看見了戰後世界混亂政局的縮影，亦即在觀念形態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這一種矛盾擴大而大之，便生出種種疑懼的心理，因而阻礙了和平的團結。

我們再看：「余以最近交涉之所以失敗，其重要原因如下：政府方面（即國民黨）存在一有力之反動派，余認爲此一反動派對余爲組織一真正聯合政府所作各種建議均加反對，彼等復公然宣稱，其認爲中共之參加政府，爲不可思議之事，並謂只有武力一方能藉管解決問題。」

「十年前政協會上所提之協議，爲一可賦與中國和平與復興基礎之自由主義，而高瞻遠矚之意義，然國民黨中之不安協份子，旨在保持本身對於中國之封建式之控制，顯無實現協議之誠意。」

「至於共產黨方面，余認爲有自由份子，亦有過激份子……自由派，因厭惡當地政府之腐敗情形，傾向共產主義，尤其是此種人士，將視中國人民之幸福，重於以無情之手段，在最近將來樹立一共產主義之意見。形態固執之共產黨人則不顧物議使用激烈之手段，以求達到目的。」

「中共之行動中，有一非常有害而具煽動性之舉，即其宣傳之性質是也……此種宣傳，係故意對美國政府之行動政策及目的加以誣蔑與譏罵，並不顧及事實，而猶不顧及真理，顯係誤導中國人民及世界各國，引起強烈之反美情緒。」

「余所曾能不知中共最內層人物態度之發展，爲爲確切不移者，即中共數月以來所演進之途徑，表明其不欲廢除公平之妥協。甚至使彼等與政府代表坐而舉行會議，討論各項既定問題，亦成爲不可能之事。其後中共提出最後要求，解散國民大會，恢復一月十三日前之軍事地位，此種條件，當經政府所屬接受者，中共乃藉之中斷談判。」

以上是說明和談中斷的癥結之所在。最後他又說：「在政府中擁有控制力量之反動派，以及不安協之共產黨人之間，（此處余必須聲明在去歲一月時尚未

如是）有久經思難，而目前亦不能發言之中國民衆之如何獲得和平與幸福之問題存焉。政府中之反動派係倚靠美國之巨量援助，而未顧及其本身之行為。共產黨方面，因其不欲爲國家之利益而妥協，顯亦料定政府因經濟崩潰而崩潰，並因漫長鐵路線上之大規模游擊戰，而加速其崩潰，初不顧及中國民衆所受痛苦之代價。」

他的具體主張：「此種問題自余視之，須使政府中及各小黨之自由份子，獲得領導權，此種人物頗爲優秀，惟無政治權力，以運用其強制力量，彼等如在蔣主席領導下工作順利，余相信可使中國良好之政府以臻致統一。」

以上這篇累牘的摘引了馬歇爾將軍聲明書中的言語（依據一月九日報載中央社稿），是爲了使我們的敘述，可以省掉不必要的臆斷的筆墨，我們可以直接由馬帥的自述中來研究他的調處的經過和態度。

由他的聲明中，我們清清楚楚可以看出（而且相信）馬帥是以一個自由主義的立場，來進行他的調處工作的。因此指摘「封建式的控制」和「過激的共產主義」同是中國和平統一之障礙，而這兩種勢力，都握有龐大的實力，於是馬歇爾將軍，由於實力的阻礙，而不能不中斷他的調處的工作了。

馬歇爾將軍歸國了；可是和平談判的門依然是洞開着。馬帥由駐華特使走上國務卿的高位，對於美國今後的對內對外的政策，更是握有舉足輕重的權柄的。所以對於遠東政局中佔有極重要位置的中國國內和平問題，一定不會輕易放棄他的抱負，而要運用他的職權，在對華政策上有所表現，這是可以想像的事情。

馬帥離華後，近日和談之聲又甚囂塵上，這是我們一般民衆引爲喜慰的事情。因爲一個國家的復興建設，雖然需要盟國的好意的援助，而猶其要緊的還是自力爲強。外力的支援或調解，總不是長治久安的主要的條件的。所以雖然美國的調處由於馬歇爾將軍的歸國而若斷若續，而各政黨只要看人民的面上，不爲一黨一派的私利而忽略了全體人民的利益，那麼和談總是絕對的必要的。至於馬歇爾將軍所強調的自由主義對於目前的中國總是一個有益無害的建議，我們希望各政黨對着這個盟邦友人的臨別忠言，要自己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的作風落在了時代的後面，是不是自己的行動走在了過激的先端，如果大家深自反省，不抱殘守缺，自是其是，而以人民的利益爲前提，和平統一總會是容易作到的。一個國家不能自求團結，藉助於他國的調處支援，即使不是要不得的事情，也總不算光榮的事情。而一味的爭執下去，動輒以兵火相見則非特無辜的人民徒供政黨戰爭的蹂躪與犧牲，而且國際間的關係牽連愈深，倘或由其他國家再「越俎代庖」的給來一個幾國公約，或什麼密約，然後不能不默然遵守，也未必就是國民幸福的事情。所以我們希望各黨派的賢明之士，不要再一味的固執偏見，爲了人民，爲了國家，快要超的平息內戰，實現一個和平的民主的團結才好！

轉載

政治的根本在文化

梁漱溟

目前青年朋友所以苦悶的，是政治紛擾，是社會混亂，然細思政治所以紛擾，社會所以混亂的原因，千頭萬緒，得不到一個好的解答。而在本文中却給與我一個較為滿意的解釋。梁先生指出當前政治問題，僅是問題的一部，論其全部，原是整個文化問題，本文雖未明確道出中國今後要走什麼樣文化的話，可是他告訴我們，中國必須對此問題作全盤打算工作之後，然後才可以開步走。希青年朋友對這一點下一番思考工夫。我們以為這的確是值得思考的，因而轉載本文介紹給讀不到大公報的青年朋友。

編者

在極度苦痛與苦悶中，中國人民又度過他勝利後的一年。當此新年之初，我們不願說空頭吉祥話，而願切就當前問題有所說明，作為國人解決問題的參考，祝這一年裏我們更接近了問題的解決。

我們的問題在那裏？大約有常識的人都可以認識到問題是在政治。縱然直接刺激我們的，一些物價問題，失業問題，徵兵徵糧的問題等，但大家都知道，如其大局和平，國家統一，於是社會安定下來，百業自能興復，並且也不致再有徵兵徵糧之事，一切問題歸總是一個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是一切問題之本，這誠然是不錯的。過去一整年之間，（自上年一月政治協商說起）全國各方面，便正是努力想解決政治問題。論起來似乎並未有認錯題目。雖則一整年努力未能解決問題，反而把問題弄僵；但今後仍不能不向此努力。我不敢，也不能持什麼異議。

然而我願國人明白：政治問題還是表面，非其根本，政治問題還是問題之一部，非其全部。論其根本，論其全部，原是整個文化問題，文化不是一個空名詞，它一面包括政治，經濟乃至一切而說；一面又指貫乎此全部文化中的骨幹或根本意義而說。試舉眼前事為例，眼前世界上，英美代表着一大文化派系，蘇聯又代表着另一大文化派系。我們談到英美文化，就包括其政治經濟乃至一切而說；同時，也就指貫乎其全部文化中的個人本位制度而說，個人本位制度是英美文化的骨幹，亦是貫乎英美文化之一根本意義。同樣的，說蘇聯文化，就包括其政治經濟乃至一切而說；同時亦就指貫乎其全部文化中的社會本位制度而說。社會本位制度是蘇聯文化之一根本意義。政治在這裏，祇是其表層的東

西，而且亦祇居其一部。我所願國人明白的，我們的問題早已不在祇居一部，又且表層的政治上。我們的政治問題不是平常的政治問題，而是自從舊政治制度廢棄後，却總建立不起來新制度的問題，此政治制度之建立不起來，便不是政治問題，而是文化問題了。

中國文化之發生問題，是由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新興文明改變了整個世界，使中國人不能適應而生存。於是乃有變法。維新，革命，種種運動，以求改造我們的文化。從來不是單純的政治問題，從來就是一個比政治問題更深刻的問題，本來一切文化從兩種因素構成：一種是人的好惡取捨，抑揚輕重，及一切價值判斷流露在人生目的方面，再一種則是順此目的而來之手段方法技術等等。前者為從。不同派系之文化，皆因其前者之不同，而不因其後者。試再借眼前事來說明。個人本位，社會本位之取捨不同，重視政治上之自由，而輕視經濟上之平等；重視經濟上之平等，而輕視政治上之自由；便是英美文化與蘇聯文化所由分。即此取捨輕重，是其文化裏面各自最主要的所在。至於那些農工生產方法技術等，則為文化之從屬部分，兩方自然同樣要科學化工業化彼此並沒有什麼不同。即有些不同，亦無關重要。

中國當變法維新之初，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其意即在主要者不致動，而從屬部分可以取資西洋。無如事實上，主從很難分，且事實上亦不許可這樣作。卒之，中國固有文化裏面最主要的所在，亦隨其餘部分而一同動搖崩潰，舊文化的崩潰，本不必顧惜。像俄國舊文化不是全部被布爾斯維克推翻了嗎？只要新文化能建立起來，如蘇聯今天

這樣，又何必顧惜舊物。苦就苦在舊文化崩潰，而新文化產生不出來，如我們今天這樣者。

何以我們的新文化這樣難產？我於此便要指出許多人把中國近兩千年社會當作中古封建社會的看法，是絕大錯誤。須知中國固有文化，實自成派系，他既和眼前這兩大派系不相同，亦不等於在他們之前的封建期文化。假如是那樣的話，近百年西洋文化過來之後，中國社會從中古轉入近代，其勢極順且易，何致於還有今天的問題呢？二十五年前，我就指出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見民十出版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我今正在寫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更充分證明這句話。此處不及申論，不過我可以正式告訴大家，我可以向大家證實這一個事實所有那些近代人生上的許多寶貴觀念，為英美文化裏面最主要所在者，祇引起中國固有的人生觀念上一些紛擾，並不能取而代之。——這是幾十年來的事實。

在一社會文化內，有了兩種不同的是非取捨，已經失去中心骨幹，陷於紊亂不安。更不得了的，是在英美派文化勢力之後，布爾斯維克的勢力又進入中國來。三個不相協調的是非取捨，混在一起，互為矛盾刺謬，試問這如何成爲一個社會？讀者試展望眼前世界上兩大派文化之不易調和，或假想英美的觀念播入蘇聯，蘇聯習尚流行英美，是多麼雜亂無章，就知道這三十四年來中國社會之如何光怪陸離，紛歧錯綜了。若有人歎息中國社會人心之墮落，而怪問其故。須知其故正在此。因為舊文化的長處易被取消，而舊文化的毛病不一定取消得了。新文化的長處在正面未必發揮出作用，而人所有的通病或借着他大得出路。矛盾衝突愈多，彼此之抵消愈大，正面發揮愈不可能，而各種短處一切毛病却盡得其機會。若有人苦悶於中國政治問題總得不到出路，而怪問其故。須知其故正在此。因為政治是表層：根本人生搖擺不定，進退莫知所據，則下面不穩，上面如何安立。三十餘年間，任何一種新制度到中國來，都要失效，蓋勢所必然。

話歸本題，我們的問題在那裏？我們的問題就在文化上極嚴重地失調。我願明告國人：若沒有對整個文化問題先有其根本見解，則政治問題的主張是無根的。要確定中國政治上的一條路，必在對於整個文化問題有全盤打算之後；否則便談不到。要對整個文化問題有全盤打算，又必

須把中國固有的那一套和眼前世界上兩大派文化相比較，深明其異同之故，而妙得其融通之道。假若此融通之道在思想未能觀成，則文化問題之全盤打算亦自無從談起。我們的問題之解決，一面須要求得國內和平，給我們建造新文化的機會；一面尤須作上項思想功夫，及全盤打算工作；然後纔得向前開步走。

問題太大，我底話且止於此。附帶說的，我個人所願盡力者即在上面所說思想功夫及打算工作。容後繼續向國人請教。

（本文原載一月十二日大公報）

青年筆會緣起

什麼事都是開會解決了好。尤其東北青年的我們，已經是民主國家的人了。是的，誰都希望朋友們常開小會，研究一點我們自己的問題；一面練習我們對問題分析判斷辯論的能力，一面互相交換意見，以收集思廣益之效，比這個更重要的是，找機會多認識認識，大家把感情用理智串起來。

可是大家離的遠，時間也不允許，很難碰在一塊兒。本刊見到這兒，打算每期找出一個問題來，提供各位，各位再把自己的意見寫好寄來由本刊綜合歸納一下，使它有個結果，然後由本刊預備一個專欄「青年筆會」刊出。不但參加意見的朋友讀得到，就是別人也可以讀到。我們想到的就這一點兒，就算是緣起吧！另外有一些小規約如下：

- 一、來稿不要過一千字，寫明「筆會」字樣，以免誤排。
- 二、來稿一經刊載，每篇給稿酬二百圓。
- 三、每期的問題誰提出都可以，但本刊有選擇權。
- 四、每期的問題，在隔一期的上期刊出，也就是本期出題大下期才發表各位的意見。並且來稿須在每期的前十天，過期不收。

一四雜誌社編輯部啓

第二卷第四期青年筆會問題

我們對人生應抱什麼態度？

第二卷第五期青年筆會問題

青年爲什麼苦悶？

婚姻三部曲——訂婚·結婚·離婚。

徐天祥

一 前奏

青年有三大問題，那就是讀書，事業，與婚姻三者是了。關於讀書問題，我想你現在正有明師的循循誘導，與密友的切磋琢磨，在這裡是勿許我來饒舌的。至於「事業」我想你內心裡正是充滿着無限的憧憬，與遠大的抱負，在這裡，如果我告訴你社會是如何的險惡，與人心之莫測高深，這無異在你的頭上澆了一盆冷水。所以關於這一點，我還是不談為妙。因此我想來想去，只有對於婚姻問題我還可以略談一二。關於這個問題，如果你說你現在已經組成了甜蜜的家庭，正在享受着無窮幸福，那麼也不妨把我所講的，拿來印證一下。如果說，你現在正在熱戀，或者行將結婚，那麼我所講的，對於你也不無參考的價值呢？至於說，你和你的對方，已經開得不可開交，以至於行將訴於法庭，或者遷人調解請求離異時，那麼我所說的，則功效莫大矣。但是我不希望其功效集中在這一點。

我們一談到戀愛，那個慈祥的「愛神」，就靜悄悄的呈顯在我們面前了，它來了，暴躁如雷的個性，馬上就傲跡無踪。它來了，溫軟的心情，如綿羊似的，眷繞在你的身傍，討你

的歡欣。倆人的偶偶私語，誰不羨慕？對對漫步，誰不妬忌？內在的歡欣，無不表現着熱戀的沸點？情歌一曲，誰不消魂蕩魄？這時你的心神我想已不屬於你，而飛散於虛無縹緲之境地，這時待你神思稍定於夜深人靜時，就不能不考慮到一個實際問題，那就是訂婚。

二 訂婚

何謂訂婚，它所涉及的條件是什麼？在這裡讓我慢慢的向你交代清楚。

我們可以這樣說，在今日以前，婚約的訂定完全聽從於父母，決定於尊長。換言之，訂婚非是當事人的本意，而為父母所包辦。再詳言之，一個人的訂婚結婚，完全為了父母，完全為了祖宗。至於當事人的意思如何？則完全置之不問，這是過去牢不可破的陋習奇聞。我說這話，你或者有點不完全同意，因此你一定可以這樣反駁：「父母為子女完婚，完全是一番好意，並非像你所說的那麼過份。」你這樣的說法，乍聽起來，也不無道理，可是讓我舉個例子向你說明之後，你就完全釋然了。譬如有一天你到商場去買東西，我想你自然選擇最好的品質。假使這時有個第三者，不問你的意思如何，就強迫某一種式樣讓你購買，我想你的

內心裡這時憤怒萬分，一定向他解說此事與他無關，甚者以武力向他對抗，讓他不要干涉別人的事體。在這時如果更有另外第三者，看到了這種現象，說不定替你打不平。這是普通事情，可是關於婚姻問題，如果有人替你包辦時，那麼你為什麼不提出反對？為什麼不自己出來主持？我們民法有鑒於此，所以於第九七二條規定：「婚約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就是完全為了尊重當事人本身的意思，而予以保護的。因此男子滿了十七歲，女子滿了十五歲以後，就可自行訂定婚姻，而勿許他人越俎代庖的。反之如果你已經達到上述年齡以後，你的父母，不問你的意思如何，就決定了你婚姻大事，那麼此時你也不必煩惱。只要到時不履行這個婚約，也就完了，原因是這個婚約根本無效，自然你就不負什麼法律責任的。

我們通常和人家合辦一件事務，而訂了一個章程，這個章程，我們謂之契約，我們知道契約訂定時，除當事必須合格外，最重要的就是雙方當事人於結約時，必須有同一的合意。如是說合意的一方，對於不合意的一方，強迫使之履行條件，這個契約自然根本無效，普通契約固須如此，至於婚約，亦復如是，所以我們民法第九七五條規定，「婚姻不得強迫履

行」。就是這個道理。

以上所講的，是於訂婚時所應知的事項，至於婚約一旦訂定之後，如果某些一定事件發生，亦可解除，所以在民法九七六條訂有九款事由。現在列舉如下：(一)婚約訂定後，與他人訂定婚或結婚者。(二)故違結婚期約者。(三)生死不明已滿一年者。(四)有重大不治之病者。(五)有花柳病或其他惡疾者。(六)婚約訂定後成爲殘廢者。(七)婚約訂定後與人通姦者。(八)婚約訂定後受徒刑之宣告者。(九)有其他重大事由者。於此我們還要知道，就是依照上述條款婚約解除時，其無過失之一方，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其因此所受之損害。(民法九七七條)至於請求損害賠償的範圍，縱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九七九條)此即所謂慰籍金是了。

三 結 婚

我們知道訂婚，其目的不外爲結婚的準備罷了。至於它本身並無何等意義。所以男子訂婚之後，最好即行結婚，否則夜長夢多，終非善策。

一談到結婚，這時你的心情不免忙了起來，例如服裝如何準備，傢俱如何購買，請柬如何分發，蜜月如何計劃，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這些事項在事實來講，固然重要，但是它與法律無關，所以我勸你還是量力而爲，自行設法，勿須我來多說的。因此我們還是談談結婚與法律的關係好了。

我們知道婚姻制度與種族繁衍，社會制度，以及與一國的風化，是具有莫大關係的。所以現在各國除了蘇聯之外，對於結婚，都有詳密的規定。所以我國除了將一般通則規定於民法親屬篇內，同時爲了貫徹這種目的，又將許多禁令載於刑法之中。

現在我們就分述結婚應注意的事項：

第一，結婚年齡：結婚年齡通常男子須滿十八歲，女子須滿十六歲，如未成年者，尙須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民法九八一條)如違反上述之規定，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得向法院撤銷之。(民法九八九，九九〇條)

第二，結婚儀式：結婚應有公開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如違反此種規定則結婚即屬無效。蓋結婚與否，其與重婚罪，通姦罪，以及與遺產之繼承，均有莫大關係，所以有此硬性之規定，以與未結婚者有所分野。(民法九八二，九八八條)

第三，與親屬結婚之限制：親屬間之不准結婚，在中國相沿既久，已成習慣法。惟何等親屬有所禁止，則一般人尙屬不明，故我民法九八三條規定：

(一)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

(二)旁系血親及旁系姻親之輩分不相同者，但旁系血親在八親之外，旁系姻親在五等之外者不在此限。

(三)旁系血親之輩分相同而在八親等以內者，但表兄弟姊妹不在此限。

此爲硬性之規定，如係違反，則屬無效。第四，其他之限制：

(一) 監護人與受監護人於監護關係存續中，不得結婚。(民法九八四條)

(二) 有配偶者不得重婚。(民法九八五條)如違反此項規定，除構成離婚之條件外，(民法一〇五二條一項一款)，尙觸刑法二三七條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 因姦經判決離婚或受刑之宣告者，不得與相姦者結婚。(民法九八六條)

(四) 女子自婚姻關係消滅後，非逾六月不得再行結婚。(民法九八七條)

(五) 如違反上述限制，利害關係人，即可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此外吾人須應知者：

(一) 如當事人於結婚時，不能人道且不能治療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民法九九五條)

(二) 當事人之一方於結婚時，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者，得於常態恢復後六個月內向法院請求撤銷之。(民法九九六條)

(三) 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結婚者，得於發現詐欺或脅迫終止後六個月內向法院請求撤銷之。(民法九九七條)

四 離 婚

通常一般人之結婚，原在希望二人白頭偕老，但是事實上，或因二人之間難免有齟齬之事件發生，或因第三人之介入，或因自然事實之影響，倆人即不得不有所離異。中國過去，因係男權社會，男女未能立同等地位，女子之歸於男家，其地位僅較所購之物，稍高一等

(買賣婚姻)。故自不能因女子之意思如何，而定其去留。所以離婚與否，完全由男子單方決定。因之遂有「七出」之規定而為男子驅逐女子之依據。故我國於民國十九年頒佈親屬法時，有鑒於此，遂採取男女對等地位。此在中國立法上不能不謂一大革新。

中國過去對於離婚未有一般之規定，固非相宜，然而如歐美國家之採取放任態度，亦多遭人非議。蓋「離婚」者，實男女二人不得已之事件，當事人固因此精神物質兩受損害，然而其對於子女之為害，社會之安定，影響非小，(蘇聯對於離婚之規定，甚為簡單，即僅由男女一方面向婚姻登記局登記即可。然而最近亦頒佈子女保護法，間接即對於離異有所限制矣)故中國為慎重計，遂採取以協議離婚為原則，以一定條件發生，由一方向法院提起離異為例外。茲將大要述之如下：

(一) 通常夫妻備願離婚者，得自行離異，但未成年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且此項離婚應以書面為之，並應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方生效力。至於離婚後，關於子女之監護，由夫任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民法一〇四九、一〇五〇、一〇五一條)

(二) 如夫妻之一方，以他方有下述條件之一者為限，得向法院請求離婚。

- 一、重婚者
- 二、與人通姦者
- 三、夫妻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
- 四、妻對於夫之直系尊親屬為虐待，或受夫之直系尊親屬之虐待，致不堪為共同生活者

，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

- 六、夫妻之一方意圖殺害他方者
- 七、有不治之惡病者
- 八、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
- 九、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
- 十、被處三年以上之徒刑，或因犯不名譽之罪被處徒刑者。(民法一〇五二條)

對於本條之規定，尚有種種之限制

第一：對於第一款第二款之情事，有請權之一方，於事前同意，或事後宥恕，或知悉後已逾六月，或自其情事發生後已逾二年者，不得請求離婚。

第二：對於此條之第六款第十款，有請權之一方，自知悉後已逾一年，或自其情事發生已逾五年者，不得請求離婚。(一〇五三、一〇五四條)至於判決離婚後，對於子女之監護，原則仍由夫方任之。但法院得為子女之利益，酌定監護人。(一〇五五條)

第三：關於損害賠償之請求：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惟此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一〇五六條)本條之立法精神僅採取平等之原則，但夫妻因判決離婚後，在通常情形，男子謀生能力自較女子為強。此時男子縱無過失，而女子因離婚後而陷於困難者，男子亦得給與相當之贍養費(民法一〇五七條)方為託當。此我立法保護弱者之又一明證也。

關於離婚除民法規定外，尚有民事訴訟法，(第九條)規定離婚之程序，此地因篇幅所限，容專文述之。

(上接十五頁)

你老在一個地方，沒見過遼東的白脖子豬你決不會想像豬會有白脖子的；相反，你跑得路多，每一個不同的地方就給你許多不同的經驗同記憶，你的想像力自然就豐富起來了。

不過，即使在「行萬里路」，我也以為同一讀萬卷書」一樣，得大意，要比「刻舟求劍」好些

二十一 尾聲

好了，寫着寫着，已經寫得不少了。

慫慫，我到底還是個性急的人，這篇東西從昨天下午寫起，經過昨晚一個下一點，今天一個大半天，一直寫到現在；又是晚上十點鐘了，好像非一時三刻寫完不可似的，說起來，鍾敬文兄就批評過我這「一氣呵成」的寫作方法，他說，文章是要細細的磨的，我也試過，不行，現在我還是這麼寫。

寫，總算是粗枝大葉的寫了，「一篇文字是一個人的歷史」，也許，在我這篇東西裡有許多「好像」不是「自我解剖」似的，但，這寫的是我，而且是不介意任何臧否，赤裸裸地寫我自己要寫的東西的，那麼，我所寫的就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即使是記述，也是「我」的記述即使是理論，也是「我」的理論，總之，我自己擺在這裡給各位看了這麼多，是成功，是失敗，是有益，是有害，都請各位自己去判斷，我是不敢再多說了。

我，也許是文藝、藝術上的失敗者，謹祝各位的成功。

三十五年十月一日晚十時，杭州裡東山街再起廬。

依仁誠術三者所分之六種人

王光漢

仁而不愚之人 仁而不愚之人是仁而有術者，茲舉實例如左：

(一) 暗中助人之孟德斯鳩 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有一天出遊，雇了一隻短艇。船夫是兩位青年，由談話中知道他們的父親曾出外經商不幸為海盜所俘，被賣為奴隸，奴隸主說，祇要拿來贖金，便可放回去。但這筆贖金數目頗大，他們無此力量，以為今後不能再見父親了，但他們總想用正當的方法積下一年款，所以在銀樓做銀匠之暇時，便來充船夫，為得積幾個錢。孟氏聽了，頗敬愛二人的行為，回家後，因為自己已有錢，便設法託人送錢給那奴隸主，贖出這位老人。老人以為是兒子們送來的錢，並未追問，便獨自回家。到家後兒子們驚喜萬分，老人問他們會託人送錢否，知道他們並未託人送錢。一家人不知道是誰做此好事。孟氏亦未告人，孟氏死後，有人從他的書中發現一紙條，上面寫着一年款送出去是為得代銀匠二人贖出父親。

「不要換，我還要那一位執燭，他已懂得方法了。」

(三) 愛及小狗的牛頓 牛頓在晚年還從事研究，有許多文稿想在死前整理出來付印。有一天他做實驗，燃起酒精燈，小狗伏在他旁邊看他的動作，不知什麼原因，小狗突然驚起跳出門去，把燈弄翻，引起火來，燈旁許多文稿轉眼燒光了。小狗回來後，他向小狗說：「小狗，你無心的闖了禍。」

二 仁而愚之人 仁而愚之人是仁而無術之人，茲舉一實例如左：

如宋襄公在與敵人做戰時，還講仁，他已列好了陣，敵人渡河祇渡了一半，他不忍心去擊。到敵大列好了陣，開始打了，他下令不許殺有白髮之老兵，即不許殺二毛（即有黑白髮者），因而戰敗。

三 誠而不愚之人 誠而不愚之人是誠而有術者，茲舉實例如左：

(一) 專心於改良監獄的約翰哈華特 約氏是監獄改良家，一天到晚往各國調查並促進監獄之改良。有一天到了俄國，女王加查琳招待他到宮中去，賜以宴會，他寫一回信拒絕道：「我為拜訪困窮無告者而來，無暇赴王公貴人之宴會。」

(二) 專心於學之兩原，兩原三國時魏人，

自幼能飲酒，但自到他鄉求學後，因專心於學，滴酒不入口，為時八九年。有一天要回家了，鄉友們以為他不能飲酒，以米肉送他。他說：「我本來能飲酒，因為酒能荒思廢業，所以斷絕了。今當離別，承各位餞行，可以暢飲。」因共坐飲酒，終日不醉。

四 誠而愚之人 誠而愚之人是誠而無術之人，茲舉實例如左：

國策燕策上載：尾生與一女子約，期相遇於橋下，到期，尾生先到而女未到，橋下水漲，尾生仍在橋下不去，因而溺死。

五 術而有仁之人 術而有仁之人是既有方法而心又好之人，茲舉實例如左：

(一) 善於解門之呂布 袁術派紀靈領三萬人攻劉備，劉備求救於呂布。呂布率兵馳往，靈不敢再攻。布派人請靈以下將領來營吃酒。在飲酒間，布謂靈道：「玄德，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門，但喜解門耳！」布令於轅門前舉戟一隻，布道：「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鬥。」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戟，諸將敬服，第二天歡聚後，退兵。

(二) 善於自處之妻某 史記蘇秦列傳上說一家有一夫，一妻，一妾。夫出外做官，妻另有所愛。有一天夫要回家，妻預放毒藥於酒中。他回來了，妻令妾將酒菜端去，為夫洗塵。這位妾明知酒中有毒，她不敢不端，又不敢端去，她心生一計，在走到院中再上臺階時，故意摔了一腳，將酒菜全灑在地上。

六 術而無仁之人 術而無仁之人是有方法而心不好的人，茲舉實例如左：

三國時，曹操征袁紹，一日缺糧，管糧官王垢來報，曹囑彼暫以小斗量出。軍士不滿，曹為安軍心，即予王垢以盜「劫軍糧」的罪名，不許他聲辯，斬首示眾，全軍以為曹操執法嚴明。



四十年

(完)

李朴園

十八 歌劇學校

音樂是我在第四師範及其以前所愛好的功課之一種，但我這個人，所好的東西實在太多，我久已相信即使我的精力超人一等，我也決不能那樣都精，因此，從民國九年我就丟掉了音樂不管，民國十九年，我又丟掉了繪畫不問。民國三十一年，現在是西北大學校長，從前是教育部社會教育司長的劉季洪先生，知道我在西北沒有什麼好作的，身體又變得不大好，就寫了信去，說：王泊生的歌劇學校剛剛創辦，我應該回來幫幫他的忙；同時，王泊生兄又一再提著從前在北平同學時的交情，說：他的事業需要我的助力！於是，我丟掉了西北，回到重慶的北碚，又同久已不談的音樂親近起來。

我在歌劇學校待了一年多，因為校長王泊生常常不在校，校務叢集在我一人身上，很少有時間從事寫作，只是，出于不得已，我改了顧一樵先生的「蘇武」，又為初級部寫了一個「獅國之歌」。

有一天，我同王校長到「茅廬」去看顧先生（他正是教育部次長），談着歌劇學校的情形

而，王校長突然說：「我們想上演您的蘇武，朴園已經排了很久了！」——是嗎？——顯然，王校長是想迎合顧次長的脾胃，順便可以給學校弄一點臨時費而顧次長，却因此非常高興，他笑着問我：「已然排了很久了？原本有什麼不合適的地方，你儘可以改正，改了以後我們再商量；怎麼樣，有嗎？」——這，可窘住了我；不錯，想排排這個戲試試是真的，動手，却還沒有，而，顧先生是這樣的高興，這樣的問，教我怎麼回答呢？沒辦法，我含糊的說了幾句，總想敷衍過去，不想顧先生老追着不放，後來竟然談到經費問題！

從「茅廬」出來，我把王校長埋怨了半天；埋怨是埋怨，事實是事實，顧先生一個星期以後要來看排戲，我非得立刻動手改劇本不可！本來，改人的戲，比自己寫戲就難；改一個「次長」的戲，比改別人的戲更難。「蘇武」，是一個以五言古詩為主的劇本，對話，不知是當時寫詩把手寫溜了，還是有意為了同詩的文字調和，差不多所有的對話，都是文言的，其次，情節本來就簡單，且有許多不甚聯接的地方，這，都需要改；改，就得改得很多，又怕「次長」不高興！結果，我是馬馬虎虎改了，馬馬虎虎的排了，又馬馬虎虎的上演了！好在是歌劇，主要的條件是歌、舞，我的罪名還小些。

「蘇武」是上演了，「連演了二十場，結果，賠了錢。」

初級部的小同學，看見高級部的「蘇武」賠了錢，不服氣，也要上演一個戲。

有一天，我看到王仲英先生拿了一個不大像樣的，在什麼不著名的刊物上發表的情節，在那裡給初級部的同學排練，並且說是決心要上演的；我，這個到什麼地方都好管閒事的我覺得不大好，我說：「我們商量着改一下再說罷！」

這一來不要緊，他就把這個小歌劇劇本的責任往我頭上一推，不管了！

當時是教導主任的我，又不能說了不算數，那麼，他不管，我管；我開始寫。

我們知道，小歌劇劇本的難寫：第一，情節必須美，抒情的東西容易美，而當時是在抗戰國立歌劇學校演戲不能「與抗戰無關」；要抗戰，又要美，這是一難；第二，大的歌劇主要在聲樂，完全用聲樂組成的戲，也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演技時間，這，成人，在中國的歌手已經不容易吃得下，何況是兒童？小歌劇，可以以對話同歌唱並重，而，歌則必須舞，從對話到歌唱，中間如何銜接？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又是一難；初級部的戲，最好是童話式的，童話比較容易寫的是神話傳說的故事，可，又得避免「與抗戰無關」，怎麼能構成一個「抗戰的」神話傳說的故事呢？更是一難；現在，事實上王仲英先生是已經有了一個故事了，我不得不遷就這「既成事實」，又是一難。

在這四難之下，我用盡了我的舞台常識，用盡了我的演技經驗，以最敏捷的方法，寫成了一個以獸類象徵抗戰中有關多面的小歌劇劇本，由趙光耀先生配了譜，王仲英先生排了舞，上演了，當然，又賠了錢。

但，這兩個小歌劇的劇本之上演，對於我，不是沒有價值。從此，我知道了在聲樂、樂隊、同舞的之下，一個歌劇劇本的作者，是非熟習音樂上各問題不行的；我，對於音樂是外行，又都在非常勉強的被迫之下，所以，我失敗了！

十九 「讀萬卷書」

我究竟有沒有讀到「萬卷書」，我沒有統計，我知道我是讀過很多書的。

最初，我在那台第四師範的時候，從當學生到當職員，我是一連管了六年的圖書館；其次，在西湖藝術院同國立杭州藝專，國立藝專，我又管過十二年的圖書館；總共在這十八年管理圖書館的時間內，凡是經過我手的書，十之八九我是讀過了。

不過，我的讀書有兩個毛病：第一，我平生可以稱得起是「精讀」的書實在不多，多半都是「涉獵」而已，讀的時候，也許懂，也許不懂，也許找到趣味，也許找不到，橫豎讀過了，多半隨即就忘了，所以，這是我平日思想感情所及的，往往覺得是有人說過，要我指出是哪一部書，謝謝，我不能。第二，我的讀書完全沒有系統，而且，抓住什麼就是什麼，從不加以選擇，上自周易，尚書，下至七俠五義，連環圖，我都看，都覺得到她們的好處！但是，我說這話可不知是為自己解嘲不是，我常常想，也許我這兩樣毛病，不盡沒有可取的道理，我是地皮薄，生活苦的，河北南部的土孩子，在血統裡，我是一個崇尚實利的人，這在我一生作事好求近功的一點，可以明白的看得出來——我所寫的「中國藝術史概論」，

有人批評說太過武斷，此評究竟是公允且不管他，單就武斷說，就出于不肯廣搜博考，而惟功果是倚的毛病——但，這些年來，我自己就覺得一年比一年不大敢說肯定的話，「學，然後知不足」，大約，這同我多讀了兩本書是不無因果關係的！

此外，我在藝專教理論課也有十多年的歷史了，凡是聽過我的課大約都有一個感覺，就是，我比別人教得容易懂些——我自己也覺得——我想，這是因為，我讀的書比較多，比較雜，雖然我不能引經據典的說明一件事或一個

道理，但，我的思想却因此比較活潑些，從這一面講不通的，我可以從別一面找解釋；用文辭艱深的書物證明不易的，我可以找一種文辭通俗的。

最後，特別是近幾年，年歲一天比一天走入老境，胸中也一天比一天覺得空曠，有時覺得自己好像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記得似的，但是，一旦有人給一個問題給我，我偏能風雲雷雨一齊都來的，覺得有許多書物來替我當註腳——千萬請讀者相信，我這是誠懇的話，所以不同自己客氣，並不是有意向各位吹牛！

俗話說：「開卷有益」，是勸人讀書的；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是勸人不要「刻舟求劍」的讀死書。我們中國的先進藝術家勸人「讀萬卷書」，我想，當我們想到一個藝術家「讀萬卷書」的時候，我們最好想着「略知大意」四個字！因為，每一本書的著者，他自有他獨到之處，但也有他偏見，成見之處，如果太「刻舟求劍」的相信他，難免反而把我們引到「牛頭角」去，記大意，就比較可以活用了。

二十 「行萬里路」

中國古藝術家第二個成功的秘訣是「行萬里路」。

我想，這是同「讀萬卷書」有同樣意義的，斯不同者，「讀萬卷書」一之後的由博返約，在思想方面可以積得厚，藏得豐，一旦用得着的時候，就會有「左右逢源」的樂趣；「行萬里路」之後的由動返靜，在體驗方面可以積得厚，藏得豐，一旦觸機，便多「神采」——這個，我是用精神分析學者弗羅伊德的說法體會的，是不是對，且待再談。

就我自己而論，我說過，我是個好遊的人，當初在那台第四師範的時候，是爲了想寫遊記的目的開始到處亂跑的，不料，後來竟成了習慣，在北平的五六年，北平附近的古蹟名勝就

跑得差不多，在杭州的十年多，三天兩頭兒在西湖四週玩，杭州附近的古蹟名勝，甚至不大有人到的荒山小徑，我到過的總比別人翻得多。抗戰以來，先隨着學校跑了浙江，江西，湖南，湖北，貴州，雲南，四川各省，後來，我又領了劇四隊，到了極西的青海——我相信，我所「行」的決不止「萬里路」了！

在我的經驗，跑得路遠，自然所經歷的事物，風土，人情也多，經歷得多，第一，我們就不會在思想，感情上覺得太拘束，我們常常在身體有一種「海闊天空」，「俯視一切」的感覺，這感覺印證在文藝，藝術上，就是所謂「奇氣」；第二，這種偏于身體上，生理上的體驗，並不一定限于在身體上，生理上發生效力，她，往往會幫助我們的思想，一則使我們的想像豐富，再則使我們的思維活潑——從前，康亨菴先生教我們國文的時候，我們班上的劉竹軒，年歲較大，經歷較多，人都稱他爲老秀才；他，同樣同我們用心的作文，但，康先生時常說：「這是沒辦法的，他的經歷多嘍！」這，正是這個道理，我想。

文藝，藝術家，想像力的培養是很重要的，而想像，就心理學上講，那是各種既存的經驗記憶的，某種類型的觸機聯合。就是，比如你有一個極長極長的東西的經驗同記憶，你又有一個人老了頭髮就會白的經驗同記憶，那麼，當你碰到一個慨嘆人老的時候，慨嘆之極，形成誇張，於是，「白髮三千丈」的這個想像就會上了你的頭。而經驗同記憶呢？如果

西洋之石版畫及其發達史

史 岩

我國版畫藝術，十餘年前經魯迅先生等不斷的提倡與介紹，遂引起了青年作家們的注意與興趣，凡學西畫者多喜一試，專門作家亦不乏其人。可是目前為止，所見到的版畫，僅限於木刻一門，而那平版之代表的「石版」凹版之代表的「金屬版」外國小學後已採用為兒童工藝教材的「油布版」(Inkstone)以及「油紙版」(Stonell)「獨幅版」(Monotype)等等各有奇趣的版式，則從未有人談及，更未見有人試作，這不能不說是我國版畫界一大缺憾。筆者有鑑及此，特就所知，先以「石版畫」為本文之對象，作一常識的介紹，倘能因此而引起前進的青年藝術學者之注意與研究興趣，筆者將引以為莫大的快事，他如腐蝕，針刻，鐫齒，飛塵式等金屬凹版以及油紙版，油布版，獨幅版之類，他日有暇，當另立題目逐一介紹之。

石版概談

這裡的所謂石版 (Lithography)，不是工業上的一複製石版，而是與其處於對立地位的藝術價值的「創作石版」。這創作石版是由畫家親自描繪於石版面，並親自施以藥品而行製版，更親自運轉機械而行印刷的一種石版畫。

在版畫中能直接描寫繪畫於版面者，惟有石版與銅版二版式，此為與木版作法不同之點。因是直接描寫，素描的巧妙必明確的顯現於版上，所以從事石版畫之前，對於素描的練習應有充分研究之必要。能作出傑作的石版畫者，其素描必有深刻的磨練，蓋素描與石版畫在實質上是相同的，所異者僅屬使用之物質材料而已。

經自己繪畫後，將製版，印刷等工程託之於印刷工人，這決不純稱為「創作石版」，一定要用自己的力，自行製版，自行印刷，始終一貫的使用自己的汗血與心力以完成之，使勞動與藝術相一致，這樣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創作石版」。

石版是男性的版畫，石版畫家是腕力的所有者，具有勞動精神能耐力役的人，始有製作石版畫之可能，此點與那按在火爐之旁安舒的刻着黃楊木的木刻作家，可以說絕然是另一條路徑。所以病弱者及貴族式的人，是沒有從事石版畫之資格的。

「創作石版」與「複製石版」的區別是很顯然的，複製石版的製作多取分五制，其工程的順序必經五名專門工人之手。即：

- 一 原圖作者 (畫家)
- 二 石版製版者 (石版畫工)
- 三 石版研磨者 (工人)

應用照相術之石版，石版畫工代以照相技師。

四 製版者 (工人)

原圖為畫家所畫，這原圖不論是水彩畫，油畫 (Painting) 或是其他，均同；這原圖經忠實的石版工複製於石版之上。此種工為複雜，要有專門的技術，將其色彩分解，作成數枚原版，再以此色版套印起來，即與原圖無異。此類複製石版畫，在現代印刷物中占極多數，例如某某畫家之水彩畫集，我們決不能稱為原圖作者之版畫，他如廣告畫之類，都是在工業的分工制度之下以專門化的製作法所作出的石版，概為「複製石版」。

反之；在「創作石版」，斷無需要原圖的必要，這原圖是在畫家之腦中，他可以直接於石版表面描寫之，畫成後，又親手調合藥品而製版，親手依色彩的調子而印刷，自始至終都由一手經辦，始得稱為「創作石版」。雖然如此說，可是在現代，將製版與印刷託於專門家擔任者，亦有之。例如羅脫列克 (Lautrec 1864-1901) 斯頓朗 (Steinlan 1861) 等人之作品，多半是借專門家之手而成的石版畫。但這是少數的例外，決不能打破自畫，自製，自印三原則，蓋畫家自行製版，印刷與專門工人所作自有不同之處，專門工人只知求真，其所用的技法是機械的，而畫家則在追求美趣，故畫家手下用皮棍滾轉出來的版畫，定有一種雅味，此決非專門工人所能企及，所以最好不要假手他人。其中關係，非經實驗，是不能理解的。

石版為平版中之代表，驟然觀之全成平面，此為石版之特徵；雖然用顯微鏡觀察，是有高低凹凸之差的。其製版全以化學的作用為基礎，今試將製作過程作一簡單的述說；在石版畫所專用的特種石版石表面，以解墨或灰筆 (Gyphus) 的脂肪質材料直接描寫繪畫於其上 (工業專門家

多先描繪於轉寫紙，再行轉寫於石面。再塗以化學的藥品，用水濡濕石面，然後運轉塗有墨油的皮棍而行印刷。其有細畫之處，墨油始能粘着，其他部分因被水所濕潤，墨油即不能附着，故此為應用水與油性的反撥作用的一種印刷術。

此石版術為一千七百九十九年發明，今約百三十四年前約當我國清仁宗嘉慶四年上德意志人偶然所發明，當初即用石材，此種石材即今日所用者，極適於製版印刷，亦為德國所產。石版通行後，因石材笨重不便且不易得到大形石材，於是鋅版與錫版就相繼發明，此種代用品的製版與石版完全相同，此類同性質的版式，我們概稱之曰「平版」。

查石版術發明至今，尚未滿一世紀半，可是在這短短的年歷裡已普及於世界各處，為人所廣用了。考其故，乃是在其原料比較價廉，生產能率較大，方法又極平易，其表現較他種版式為自由，且耐大量印刷之故。

石版在今日，主用於插畫，廣告畫等的複製方面，多趨於實用化之一途，在印刷工業上有着鞏固的地位；然而在另一方面，許多有名的美術家們亦有應用石版方法製作所謂藝術的版畫者，這在歐西尤為多見，像誰都知名的法蘭西大畫家普魯東 (Prud'hon 1758—1823) 解梨柯 (Gericault 1791—1824) 特拉克拉 (Delacroix 1799—1863) 等，以及近頃之洛多列奇 (Lathoe 1861—1901) 獨密 (Dumier 1803—1879) 芬登·辣葛爾 (Fardin-Laton 1819) 等，均為此方面有名的作家，製作了不少優美的創作版畫。

石版術之發明及石版畫之發達略史

創作版畫之種類中，以石版之起源為最新。石版術之發明者，為德國之息捏飛路台爾 (Christoph 1771—1834)。他生於奧國之普拉塔地方，其父為王寶劇場之俳優。息捏飛路台爾長成後，入大學研究法律，一七九二年父亡，遂退學，携母及姊妹移往德國，生活極貧困。其時欲繼亡父之志而學俳優，為達此目的，乃從事戲劇之著述，後感著作出版之困難，遂自辦印刷所，苦心研究其技術，經種種嘗試，結果於石版石面以脂肪物書寫文字，更以硝酸腐蝕之，使稍凸起，遂告成功。相傳其發見石版術之逸話云：某日在印刷所內因恐忘記送往洗衣所的

衣服件數，乃於室內壁面（當時建築材料多使用石版石），以油墨書錄之，其後擬以酸洗去文字，不意引起腐蝕作用，彼即於此得到啓示，乃苦心研究石版石之利用法，結果遂發明了這現今世界所通行之石版術。彼初以此方法印刷音樂的樂譜，至一七九九年當彼二十七歲時，乃將此發明公布於世，此實模擬活版的一種最初的石版凸版。

其後又發明以墨汁用描畫針雕刻石版石的方法，接着又發明石版及金屬版用的描畫墨腐蝕法及印刷機等。一八〇〇年得到德，奧，英諸國之特許。一八一〇年有人發表石版術之祕法一書，遂開此種技術之一種新範，息捏飛路台爾亦於研究之暇著石版術全書一書，將自己之經驗，效果以及發見的歷史公諸於世。至其歿時，石版之描畫法，製版法及轉寫法，始告充分成功。

藝術的石版畫在十九世紀後半即特拉克拉，獨密，額滑泥 (Garnier 1804—1866) 等之時代已極盛行，獨密的傑作尤多。但被稱為純正的藝術石版而與腐蝕銅版並肩，乃是近年的事。一八七〇年頃英國的印刷家時向當時畫家熱心勸誘，試作藝術石版，因此即有許多畫家製作之，那留英的法國畫家理哦羅 (Legeros 1837—1911) 亦為參與其中之一人。一時英國之畫壇上藝術石版達於相當高潮，畫家或向印刷所借用機械，或自行購置，其製作精進的藝術石版畫竟陳列於堂堂的展覽會內，並有試作色彩套印者。

當時不僅英國，即法德諸國亦有許多畫家盛行試作，一九〇〇年前後為法國藝術石版最隆盛之時代，如洛多列奇，斯播朗 (Steinlan 1869) 等曾經作過許多石版的廣告畫及書籍的插畫。

近來在歐洲美術家間，藝術石版更普及了，瑪第斯 (Matisse 1869) 之石版畫，非直接描繪於石版石上，而是先於紙上用灰筆描寫後再行轉寫，這對於向左向右那種不便大可避免了，因此版畫的趣味又增進了一層，要廣播素描畫以此法為最強。

藝術石版在新興的蘇聯亦頗盛行，其最可注意的作家有潤別列夫 (Kuhnev) 及巴活莫夫 (Pukhomov) 等。在東洋之日本藝術石版亦已萌芽，他們有創作版畫協會在不斷的唱導，其作家有織田一磨等。

農村苦誰知道？

土孩子



青年心聲

我是個鄉下孩子，讓我把鄉下的苦處，說給能看書看報的城市讀者聽一聽，假如你們是同鄉下一樣在痛苦的過着都市生活，我希望你們不必嚮往於農村生活，現在的農村已不是幽靜清明的了，假如你們是身居高位有權柄在手中的人，我希望你們多明白一點農村的情況，一旦你們也去執掌有關農村苦樂悲歡的政務，那時候你們或者不會因為一筆或一句話的錯誤，使農人哭都哭不出淚來。

去年的秋多最叫農人受罪的叫徵兵，農人怕他們的孩去當兵，還是末節，因為在偏遠的時候，有許多許多的年青小伙子，都給日本人當兵去了，現在是給自己國家當

兵，他們不願意倒受罪，可是有什麼受罪的呢？有的，現在的徵兵辦法，在鄉下是抓，並不是徵，抓去的兵，若是有錢給官家的，就可以放回來，不給送錢的人，不管是錢數多大，家境如何的貧苦，也要接抓的，農民們明白，這不叫當兵，這叫抓大頭鬼，誰都有錢，為什麼不跑呢，所以農村的年青人都跑光了，而抓兵的當局，爲了添足人數，更不得不死一點的抓。

說是他們抓的兇，一點也不言過其實，村公所的事，事發什麼官，領着二十多名自衛隊，他們都騎着馬，像一股土匪似的先把一個村裏包圍好了，打一排槍，吧吧，村裏的人知道是他們來了，個個嚇得魂不附體，老太婆忙藏雞藏鴨藏好一點的被褥。這一羣端着槍槍上上着刺刀的自衛隊，挨家翻人。

他們一面翻人，一面是翻東西的，趁被翻的正慌於應對唯恐得罪那老爺爺的時候，他們就偷偷的拿一兩樣東西，雖然雖然沒有好的東西，可是那樣都是離不了必須用的，有時自衛隊把包米種子或者是大麥種，硬着拿出來喂馬，再不隨便便的用槍刺在麻袋上一扎，裡面的糧食淌了滿地，這都能使農人暗地裡流淚的。

他們在翻人的時候，使人怕，也着人煩，他們雖然都是當地的人，可是一穿上黃衣裳就忘人性，豈不識趣，有時用嘲笑和漫罵的口吻，使人啼笑皆非，比如我們的村裡，就有一家，因爲一名自衛隊翻櫃子

的時候，把少婦用的月經帶用槍挑了出來，並故意問人家：「這有什麼玩藝兒？」鄉下媳婦最避諱這個的，和這個自衛隊打了起來，這一下子鬧翻了，自衛隊非

不明白，他們明白這是有辦法的，祇好忍耐下去，他們認命，他們盼他們的孩長大成人，念書做官，到那時他們以爲就可以不受罪了，所以我每次從學校回去，他們都和我講這些事，並且鼓勵我好好讀書，將來好給他們爭回這口氣。

可是，現在農村的種種，是不是農家子弟都念書做官了之後，就不會有了呢？同時，欺負農民，不關心農民苦樂的讀完書做了官的人，他的父親或祖父是不不是榜樣的呢？總之今日農村還是廣大普遍的一個存在，論人數論面積，比都市和都市裡的有知識人要多上千倍，忽略了這個事實而把農村和農民擱於幸福之門外，是不成的，因爲唯有他們才是國民的絕對多數，講民主，應由這一階層來懂民主的可憐人身上

作起，才合道理的。

我说的话，或者過激也不一定，然而事實說，絕不說慌，因爲我的父親祖父叔伯，他們是農人，我雖在學校讀書，我的生活也時常和農村沒斷過關係，我覺得不但我，和我同樣的人，正不知有千百萬，在爲我們的農村和農民們抱不平。我说的话到此完了，如果雜誌上能給我發表出來的話，請讀者諸公原諒我這幼稚的話，費您的好多時間讀完。 大天初一寫

不必苦悶

劉兆乾

老媽：你來信說你很苦悶，苦悶什麼？

我們學校開學了，同學都歡天喜地的把行李捲搬來，準備好好幹這半年再說，大家都是窮小子，可是現在想念大學，家裡非趁點什麼不可，所以個個人讀書心情，並不敢讀出一張畢業證書來，說不上那學期或者那天，交不上費，維持不了，就得退學，有一天書可讀就讀它一天可是開學以後，並不像我們搬行李來時那麼讓人高興，教室冷，每個禮拜不上幾堂課，其餘的時間，彷彿是給有錢有閒的同學，游蕩逛蕩預備的，像我，我在這許多餘餘的時間，我幹什麼好？有辦法，這辦法已經有許多苦悶同學用過了，就是「搞生產」哪。

我先計畫販賣一點鹹菜，可是鹹菜，成本不輕，天氣又冷，加上「書生」本是個讀書廢科，除了書本文字之類以外的事情，什麼也不懂，販賣鹹菜也需要一點商業上的本事的，可我連這一點本事，都沒有自備，

農村苦誰知道？

獻給姊妹底信

藍吉士

航訊之二

姊妹

青春的夢痕，刻誌在心靈，一片鮮艷的麗影，比如朝暉，晚霞，雨後的彩虹。它奠定了深積之聖火，鞏固了健闊的意識。故爾，在付航的第一函裏，敘述出童稚或事蹟，而留戀於那纏綿的情景！

自從惡魔入寇，憂傷佈滿在心頭，妳我都步向艱澀的途程，每一幕都帶着充分的恥辱，忍睹着敵寇底統制思潮和奴化教育。而一些投機份子，爭事於敵人，不惜背叛祖國，媚敵資敵，仇視愛國同志。這時的妳，由好動轉為沉靜，對敵的憤怒化成野火，漸漸地在行動上流露出來。但妳還沒有忘掉，敵人底偵視，也更清楚王教育廳長寅章之死，只有默默地流着淚。記得妳約我在哈道裡公園談的：「我們受的這種奴隸教育，精神整個窒息了！尤其我們底諸種教本，已被淫污，今後，國民底思想，對祖國底觀念，還會清楚麼？」妳清瑩的淚水，滴濕了前襟，我曾安慰妳說：「我們人心不死，國家是不會亡的，祇要暗夜將盡，旭陽仍能重升的！」但妳竟說：「我覺得祇有期待是不够的，我們必須要歸到祖國底懷抱，盡一些國民底情熱，也省得當作敵人底馬牛。」我回答是：「妳我高中尚未畢業，年齡還不够，就是回到祖國，也是無用，尤其經濟不能獨立，情感過剩。讀書吧！沒人來供給，作事吧！既沒有專一的才能，又沒有人來薦證。假如落魄於窮途，那時將有什麼辦法？」妳聽了沉默一會說：「那麼我們等完成高中這一段再說，但是在這期間，可儘量留意敵人底陰謀，時時警勸同學，勿忘民族！勿忘國家！」我緊緊地握着妳底手，感激的熱淚溢流着！

由於妳偷看「革命文學論」和高爾基底「母」，因之妳寫出了「芳園底惡草」和「囚籠」而被敵偽特工所注意，終於以思想犯的名義而捕獲了妳，我覺得生命在窒息，日日奔波於營救，但是連消息都得不到，祇有焦急，悲憤，這時母親和伯父母們都困在愁城，終於在兩月後，妳被釋放了。據說沒有相當組織和其他證憑，從此：妳的感情變得更加憂鬱，神經有時會失常，豐腴的面龐也消滅了！當看我底時候，妳只有無言的哭泣，我深深地苦痛，因為妳那百折不折的精神，已低落了，靜靜地聽妳講那獄中的苦況，我澎湃的激情，有如燎原的野火，潛隱着莫可抑止的悲哀！

憂傷罩滿在庭院，家門依如屏閉，學友們也都不來聚會了！我們更加憤清，伯母常常來解勸，她會說：「人生一世為什麼不痛痛快快地活下去，幹麼終日愁苦着？就是懷念祖國，痛恨敵寇，那有什麼用，尤其祖國是否已把我們忘了，都說不一定，不然，這悠長的日子，為

廢園

王澤

模糊的小徑如二十年前的記憶
滿地已被蔓草與落葉所鋪積了
坍塌的牆沿爬滿了攀緣性的植物
腳石的裂縫中有老樹暗白的鬚根

一隻孤靜的栗鼠有時在樹間穿過
一隻失羣的乳鴉偶然來伴它一個清晨
連怪僻的草蟲也嫌此地過於冷寞而迴避了
有花開，有花落，但找不到半隻能飛的蝴蝶

每當傍晚的夕陽快沉沒於兩方的峰嶺
暈黃的樹幹是一日間最繁華的景象
此時，更有欲斷的鐘聲自遠方傳來
它漏過密葉浸繞於寒冷的枝間

鐘聲如呼喚，如訴說，又如低沈的頌讚
憑上帝的愛使它又回復了荒冷與孤寧
三五，十，西湖孤山

牽牛花

洪茵

牽牛花在夏日的清晨開放
她潔白的心裏熟睡着晶澄的露珠
當清脆的鴿哨在讚美着朗麗的天空
太陽的溫手便擁吻了她美麗的面龐

像是從亙古的惡夢中驚醒
黎明已掩埋了蒼白的星群

什麼眼看敵人底猖狂？」妳看了看我，發着苦笑說：「我們不幸生在淪陷的東北，作了脫離祖國底可憐蟲！但我總以為母親終不會忘掉了親生的子女，譬如子女一時被強盜掠去，而慈母底心，會晝夜的思念着，甚至把它所有的積蓄來換武器，以和強敵死拚。」妳說到這裏，向伯母微笑着：「假如我被人家搶去了，而您會忘掉我麼？更不加以營救麼？」伯母搖着頭，在深深地歎息着。

高中教育完成的時候，我會向你提出訂婚底要求，妳感到很突然的說：「我們爲什麼要進行這些事，祇有高潔友誼的存在，還不够麼！爲什麼要立一個合同呢？」我黯然地說：「不是合同的事，而是因爲我們已到了成年，該有一個同營生存的組織，以追尋於共同的目的，妳以爲這是多餘麼？」妳聽了帶着笑着說：「我們暫不必談了，因爲我們將要永久在一起的。」妳說完凝視着我，眸子裏閃出智慧的光。

在一個明麗的日子，妳約我到江邊去垂釣，那錦柳低垂漫吻着遊魚，海鷗似的小艇閒舒地駛着，看到對岸的碧蔭深處，正是水都仙宮——太陽島。我們環江走向遠遠地一個土壩下，把長線拋向江心，並坐在舖好的雨布上，妳低低地說：「我們底生命快要窒息了，還停留在這裏麼？」我說：「那有什麼辦法呢？」妳斷然的說：「我們下星期三，一同南去，你願意麼？」「往那去？有目的地麼？」而妳回答是：「走着看，總之決心離開這裏。」我沉默了一時說：「唉！我倒誠意同妳去，但是年邁的母親，將會無盡的悽慘！我雖不能像古人底承歡膝下，但又怎能忍心離開不顧呢？」妳很頹喪的，不再往下說一句。從妳捉得的一尾鯉魚，因提到王祥臥冰求魚的故事，顯然地妳不贊成那愚蠢的孝行，同時妳更說到一個人當着眼於大我底犧牲，不當永遠的徘徊在自私之路，這語語都在刺激我底心靈，終於我答應了妳珍重的志願。

我們祇告訴了大姐，由她爲我們籌出用物和金飾，更謊言說加入書店，從父親處得來一筆款子，在清朗的朝晨，我們買了長途的車票，踏上征途！爲了出離偽國證明，留在榆關一宵，於是我們發給父母底別離箋，那語語慰籍，懷戀，都反映着悲憤，苦痛。入到夜晚，我因把許多愁悵，寫在日記裏。正值敵僞警察搜查，發現我們既沒有出關證明，又是學生裝束，便詳細地看我們底物品，由我那幾幅悲慘的怨望日記，他們像是得到了線索，便問我們是不是同伴？我堅決不承認。而妳稱是到北平探親，但他仍不放鬆的把我帶去，不知他們根據了什麼，竟囚禁起來，我時時在渴望着妳，更想到了雙親的雙親，我惱恨敵寇，痛惡附逆份子，更厭絕人間底一切，這種地獄生活，延續了三月。而我被釋的時候，曾默默地想：如果回到家鄉，有人問到妳底下落時，那我將生不如死了！因此我決心尋妳，如果永久找不到時候，將永遠不再歸還。

她們都手牽着手兒望着東方，
嫣紅的面頰像是嬌羞的姑娘。

向着太陽啊！快吹起妳可愛的喇叭
祝我們的生活美麗得像一張圖畫
願人間是花園我們是自由的花朵
願心靠着心訴說甜蜜的話

三十四年八月于蘭州

尋夢抄

朱彤

抖掉兩肩上的寒酸

目前陰霾滿天

篝火再燃不起火花

口髭將爲冰霜凝結

披一身風雪

載冷月如鉤

崎嶇路上

有幽燧在爬

爬呀！

途程一段又一段

山高路遠

夢也逍遙

孤獨的步子

默不動孤獨的身影

孤獨者

是銜着一支孤獨的故事

「姊姊！這已是五年前的事了，自從那離開妳的日子，我像失去了生命的星，心懸永恒在飄忽，這悠長的歲月，苦難的別離，我更加憔悴了！而今，我已厭倦於生，時時在想著激烈的死，但我總想把往昔的悲歌訴說給你，願我們珍重這生命歷史，真點滴吧！雖是妳已有了優美的境遇；至於我近五年，底奔波流離，將再筆給妳。願妳為我描述些江南底勝蹟，以慰我底懷念，再會吧！謹祝
上帝永遠與妳同在！」

妳往昔的筆友 ××敬具

斷了線的風箏

竹 軍

風箏斷了線的時候越飛越遠！
姑娘！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墓地的那邊是甚麼地方，
——是空空的樓臺在手裡斷了的！

獻給會

苦難中你像一盞黑夜裡的燈籠灼耀在我的眼前，照清了一些歧叉的路子，不知道甚麼時候一陣風把你從我的身旁吹去，我尚在前進着的路，每一秒鐘卻比每一秒鐘更難摸擦；你遠遠的離開了，高山疊疊遮斷了我們的形影，你不讓一字兒書信交給了送信的人，但是我總不能忘記你那閃着友誼的溫暖的眼睛；

像一顆枯萎的樹會給人衰頹的感覺，像一塊美麗的色彩會引起藝術家的夢幻；你的影子常常會使我想起夜半提着燈籠歸來，你披着衣服為我開門的情景，我從吹息的燈籠的餘燼裡，隱隱的可以看見你臉上的微笑，給我辛酸的日子予以安慰。

當我第一次發現了星星的美麗以後常常翹首望望夜的天空，陰霾的日子，明知道不會有星，也要看一眼。自從你像斷了線的風箏飄去，我從回憶裡發現了你仍可以給我生活的力量時，我就常愛浸沉在記憶裡。

雖然我們已經像是落葉離開了樹枝，落葉隨着風飄去，沒有歇一點記憶的根源，樹枝卻帶着迴子讓西北風撫摸着它的傷痕！

在有些夜晚我的耳朵像火燒，在有些時候不覺的打一兩個很響的噴嚏，我會聯想到該是在遙遠的山城給予我的懷念吧？這卻像在陰沉的天空裡找星星，疑疑惑惑的彷彿有顆星在閃光呵！

你留給我的除了一封信就沒有另外的東西，信紙的摺痕已經有些破了，我常在夜半油燈下讀一個字一個字的讀着，體會着你灌注於字句裡的熱情。從連續的筆跡裡我想着你對我的關懷，從字句的輕鬆裡我想着你是輕快的，這樣我會接二連三的看着我們過去的日子，想着我們傍晚散步在青蛙嘈雜的田埂上，想着我們在夏天的午后游戲在水磨前，坐在石頭上洗濯衣

送別

朱 彤

熱情的孩子
喝盡一杯苦酒
讓它從眼睛里流出來

天上沒有月
也沒有星
且歸去也

彼此道着珍重

如仲夏夜之荷香
如春天里的雪花
幾度黃昏

友情締結了
又零散……

今宵夜
孩子們犯着牢騷
看影子拖在地上

誰也捨不得說一聲再會

風雨之夜

原 牛

生活不是一灣死水
誰願自己的青春空空逝去
是那位古代的英雄凱撒呀
跳下了戰馬

只有這無際的沙漠才是真實
感喟中流出了靈魂的碎語

× × ×

服，水磨磨着沒有改變的調子，有時從竹林的後面吹來一陣風，我們相對的笑笑，揩一揩額上的汗滴，彎腰拍着水花，讓影子混亂在水波中，在凋零的秋天，我們順着山路爬到落葉的山巔，有時幫助拾葉子的人撿一些葉子；有時幫助他們把柴筐背上更高的山，我們從落葉叢中撿幾張最美的葉子夾在書本裡，太陽好的日子我們坐在草坪上看白雲飄遊在遠方；看老鷹追隨着白雲。我們幻想着美麗的日子，沒有拘束沒有牽掛。

我說我願意背着行囊，背着書箱，一面走路，一面讀書，走完要走的路也讀完了要讀的書。你說願意聽到我脚步的節奏，知道遠方有着這樣一個行人。

你說我多像魯迅描寫的過客，你問我可曾瞻望過墓地的那邊。

那時候我沉默的沒有一言，看着遠方的鷹與白雲，你蹲在草地上撫摸那些垂萎的草，彷彿我已行走在天涯，你從那枯黃的草叢裡，諦聽着我消失在遠方的脚步的響聲。

深夜的時候，祇要我還沒有給工作疲困得睜不開眼睛，我常會啣着煙凝視着燈花，看煙圈消失在燈罩上，這時我總彷彿聽到你均勻的呼吸，最可厭的是桌上的鬧鐘，滴答的敲着我身邊的靜寂，把我從記憶的夢幻裡，拖回到冷清清的夜半。

每天我們從滴答的聲音裡知道時間的消逝。

好像在凋零的時節裡滴答的聲音走得遲慢，在生長開放的時節裡它卻飛快的跑了一個圈又一個圈。

一天有幾萬個滴答的聲音消失在我們生活的漏洞裡，過去的日子都給這些新消失的聲音掩蓋着，正因為它是滴答不停的走過了一些，又走近了一些，正因為它的聲音沒有改變的響着，我常會從它這裡得到你的信息，從它的脚步裡回憶着它是怎樣跨過了我們友誼的日子。

我們同渡過多少風雨的夜我們同走過多少泥濘的路，這些在滴答的聲音都有着精確的記錄。我記得在一間狹窄的屋子裡，我們相對的坐着，彼此描述着理想的王國，後來你倦了，伏在桌上休息，我伴着油燈守着。

你說永遠不要讓滴答的鐘聲為我們帶來了煩惱！而今滴答的聲音為我們帶來的卻是沉默！在過去我們也有沉默的日子，但是那後面卻充溢着活躍與歡笑。

算起來也不知沉默了多久，滴答的聲音已不知從我們身邊走過了幾十萬遍，我們的沉默越來越深，這後面，祇有暗淡與退色的歡笑。

幾十萬遍滴答的聲音都帶着憂悵的沉默消失了，還有更多的日子也將要更沉默的失掉。當你沉默扔給了我，你不再願意給我信息了，我才真正的嚐到了痛苦，過去愉快的在一起而今卻像陌生的人。

我每望着遠方的山巔，會惦念着你的生活，我每看見白雲飄向那居住的故鄉，我會送給你一個友誼的祝禱。

冬天的草原到了春天，又會吹起一層綠的波浪，我希望着我們是正過着嚴寒寂靜的冬天！

思未來

思過去

宛如清算一部希望的虧損賬
上帝在苦笑我了

自己也欺騙了自己

低徊在人生的舞台前

究竟要演的是什麼劇

聰明的人類呀

你們的心徑比蜀道更多崎嶇

征途迢遠

一鞭敲不碎苦痛的記憶

死亡線上還要什麼溫暖

尋一支美麗的夢吧

但清醒時候

依然一身如寄

猜也猜不透這宇宙的幽謎

說也說不盡這人生的離奇

我瘋了吧

我狂了吧

再也忍不住這人世的悲凄

有誰能了解我此刻的心情呀

是捲捲枯葉的秋風

是如泣如訴的夜雨

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辭

職

周同遇

李克勤也能參加這樣豪華的宴會，可以說是他的幸運來臨，但是想他自己是個小人物的材料，反而因為過份的幸運，使他更痛苦起來。

他是辦收發的，常和黃經理在事務上接觸——黃經理是個販賣工業材料的批發商，有時也批發一兩箱煙土——所以黃經理在思索應該請誰的時候，偶而腦筋一糊塗，便在名單上，添上了李克勤三個字。

李克勤乍到這燈光輝煌的餐廳裡，感到十分侷促，他不但被豪華弄昏了頭腦，並且他也未曾想到列席的人，都是一些社會名流和高級官吏。這些人所造成的會場空氣，當然是李克勤日常生活中所不習慣的。但是他又不好意思馬上滾回去，祇好硬着頭皮尋找了一個頗為偏僻不容易被人家發見的角色坐下，不聲不響的，隨人家吃酒，隨人家吃菜，隨人家鼓掌，甚至隨人家乾笑。

當酒到七八分的時候，會場變成一個煙霧籠罩着的喧擾世界了。猜拳，擊落，講價錢，拉關係，撒嬌，裝俏……的聲響，幾乎把餐廳的屋蓋敲破。李克勤沒有對象去撒嬌拉關係，他祇好一日一日的吃酒。這是他第一個大錯處。他忘記酒是醉人的；醉後天地是平等自由的了。

他漲紅着臉，和櫃檯座開始大膽的兜搭起來，在這時那個批發商黃經理站了起來：

「各位來賓……我提倡各位啊喇作個餘興，我先乾乾它三盃」他真的灌了三盃白乾：「我指定一位說笑話，他說完再指定別人說，如果有不說的唱個歌也行，連歌也不唱啊喇就喝三盃酒，好不好？」

「贊成！」

哄的一聲大家都贊成了，真的有人拿出他調話的老套，一呀二呀的講了起來，所謂餘興，便這樣開始了。

李克勤十分高興，他覺得彷彿在欣賞一台好戲，他的情緒已經和戲台上的節目渾然一體了，所以，每當一個人講完他的笑話時，他狠命的鼓

掌，他已經把手掌都拍腫了但是他還嫌拍的不够響亮，用嘴補其不足，連聲讚「好！」

「我指定那位不住叫好的先生！」

大概這位指定李克勤的人，早有準備了，因為李克勤與高彩烈的神氣在這種場合會給人一個極「好玩」的印象的。李克勤祇好站起身來，但是他沒有準備也沒有提妨有這一着棋。

「我不會說什麼，不行！」他順勁兒又坐下了。

「不行！」大眾也反駁的說「不行！」

衆人喊着：「一個一個充血放光而又滑稽中透着森嚴的面孔，都向着他。李克勤這是第二次被這樣多的面孔包圍了。第一次是他結婚當新郎的時候，那時他可以低頭一聲不響，而這次是「交際」不能再裝新郎了，他不能違背這些面孔的「命令」。於是他說：「那麼我講個故事吧！」

「好！」又哄的一聲。

他靜默了三分鐘，幾乎把動脈管脹裂了，才想出一個故事來，他的故事是這樣講的：

這是一件事實，是我朋友親身體驗的一件實事，如果我講完了，有不相信的，去請我朋友再說給您聽，因為他說的或者能比我講的更生動，更使人相信一點。

在某一機關，請諸位原諒，我朋友就是如此講給我聽的，究竟是那一個機關，我也不敢斷定，我朋友在這機關裡，還算得起一位漂亮手，深得處長的信任，嚶！對了，我朋友的長官叫什麼處長，反正是一位處長就是了。差不多處長的公私上小事情，都找他去辦，可應該算我這位朋友官運亨通了吧！其實不，我這位朋友犯了一點講「理」的毛病，什麼事他都講理，雖然實力氣，有時也討不出好來。

有一天，他們的衙門裡，要整理一下庫房，各位知道日僑沒走的時候

候，向例各衙門有苦役工作，都去找日僑來幹的，我朋友，他就到日僑管理所去，向他們要十名勞工，湊巧是他去晚了，男勞工都分配到別的地方去了，他領了十個日本女勞工回來。

「妙就妙在這兒。」

「報告處長。」他向處長說：「勞工要來了，在庫房等候分配工作。」

「唔。」處長用鼻子答，眼睛看着公事。

「不過都是女人！」

「啊？」處長這回抬起頭：「女人是不是能幹活呢，需要考慮。」

顯見他的處長不高興了，但處長祇說個考慮，他祇好等候着怎樣考慮。

「你怎麼不走啊？」處長瞪了他一眼，他走了。處長又「噯！」

「噯。他又回來了。」

「好好監督，過一回我去看一看。」

「是！」

他到了庫房，把工作分配給這十個女人，其中有七個是中年婦人了，有三個看樣子還是未婚的少女，我這位朋友，日本語也能說到「懂」的程度，他一面和這三個少女聊天，一面監督她們工作，過一回兒，處長真的來了。

「妳的什麼名字？」處長站在從右數第三號的淺草惠子身傍，微笑着問：「妳的名字什麼叫？」

「我的——」她說不好中國話，她格格笑了起來，並且不住的看我朋友。

「大概是叫我朋友代替他說一聲。」

「她叫淺草！」我朋友說。

「什麼，你不要插嘴！」處長給我朋友一個釘子碰「你的說呀！」

「我的，搶操火子？」

「搶操火子！噫！這名字很不錯，嘻嘻！」處長笑了，惠子也笑了。

處長笑着有所思的走出庫房。

這個故事就由這兒展開了，原來處長看中了從右數第三號的姑娘，到

下班的時候，處長把我朋友喚到處長室去。

「老兄！你辛苦了！我有一點私事，託付給你，就是什麼子啊！噯！」

就是那個右數第三號，這小東西很可愛，你叫她今晚到我公館去，不要放走她，我和她談一談。

「這個，這個——」

「噯！你就那麼辦好了，這一點好處她們還不肯接受嗎？我又明白了她！」

「好！我看一看！」我朋友很生氣。

「你回來，」處長加重了語氣說：「晚上六點鐘啊！我在家裡等着，你就把他領去好了。」

「是！」

我這位朋友把處長的話，告訴淺草惠子了。

淺草惠子哭了。

「我不能去。」這個小姑娘說：「我還是姑娘，我知道一個女孩子，不能在晚上和處長談話的。我去了，我還有一個未婚夫，我用什麼臉去見他呀！」

這日本姑娘說什麼也不願意去。但是我這位朋友，也是位外交能手，用盡恫嚇威脅利誘的手段，她終於哭着說：「我去！」

餐廳裡的人，都感到一股嫉妬而又混着肉香的蒸氣，由李克勤的口中蒸發出來。有的拿起筷子來吃一點茶，壓一壓因為這種蒸氣所惹出來的

唾液。有的人，甘脆不想再吃什麼，也不想再聽下去了，因為他們預料以後的情節，已經不是需要聽，而是需要運用想像力去咀嚼去消化去享

受的了。

但是李克勤却接着說：

這個小姑娘哭着說「我去」可是有一個條件，是必須經過她父母的認可。於是我朋友便和惠子一道去見她的父母。

我的朋友，到了惠子的家，說明了來意，並且警戒他們說：「處長有權徵求一名女僕，你們如果太令我們處長不耐煩的話，他可以把你們

全家都留在中國，做工人，做老媽子，你們的女兒，當然還是做女僕。若是痛快一點，也許今晚上去談一談，還有許多便宜。」

他們全家都哭着求饒，給我朋友磕頭，請他說一兩句好話，不要使他們淺草家受這種深刻的侮辱。

「這怎能算侮辱呢？你們不要太不懂事，當你們皇軍進攻中國的時

候，強姦就等於親善，不然強姦完了一刺刀挑了，而現在我們處長是和你們小姐談一談哪！」

但是他們不講這些了，他們說他們是好百姓，侵略中國的是軍閥，如果現在中國已經饑餓我們了，就請饒恕到底，他們又說什麼，現在因為中國是講仁慈的，沒有用武力去殘殺他們，他們很感激，願意把女兒給中國官吏做太太，可是處長並不是要惠子去作太太，如果答應娶她，他們是很歡迎的。他們又說什麼人類的同情心，羞恥心……

一陣說，把我的朋友老毛病說犯了，他一想，這的確是一種不講情理的事。他決定不管這份事了。他便連夜去見處長。

他按處長公館的門鈴時，心跳得厲害，他在腹中安排着應答處長底稿，可是門開了，僕人把他讓到客廳的時候，他突然生出一個念頭，不說什麼就是辭職不幹了。

「現在到九點了，人哪！你辦怎麼樣啦！」處長開門見山，當頭一棒

的問了一句。

「我要辭職！」我朋友也很甘脆。

「我向你那個第三號，什麼辭職。」

「她不肯來！」

「啊？」處長拍了一下大腿「我等了三個鐘頭，你得賠償我這個損失！」

「她不來我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辦法，這麼一點事都辦不好，你還叫個人哪，還談到辦事？」

「處長請客氣一點，我怎見得不是人？」

「你是人也是個死人！」

「但是我覺得活人本應該不講人道！」

「呸！我告訴你吧！你還年青，就是我還沒有到懂得人道兩個字的歲數呢！你又懂啦！你知道你這種氣質，就不配在官場中立足，要想當官就趁早把這種惡劣的瘴氣收拾起來，長官要你的老婆女兒你也得給，何況你去弄一個日本姑娘來。」

「怪不得處長，做了這麼大的官。」

「放屁，你給我滾！」

我這位朋友真就沒有客氣，當時一聲也未響的從處長公館退了出來，

第二天他就接着二寸寬一張條子，上寫：「查該員無辦事能力，着即免職。」

李克勤把故事講完了，祇有一兩個人拍拍手，顯見他的故事的結論，有點不受歡迎，尤其是在社會名流和高級官吏齊萃一堂的場面下。他自己也明白他並沒有作好這一段餘興，他連連抱歉的說：「這是事實，講的不好。」

「李克勤！」突然由他對角線的那一端的位置上，有一個紳士高聲呼喚他的名字，他順着聲音望去，他覺得頭上像炸開一裸炸彈似的，什麼都完了。原來那位紳士竟會這樣的巧，是他的科長。

他不得不走過去。

「你在大廳廣眾之下，怎麼可以胡說呢，你知道你是什麼身份？」他的科長用極嚴厲的口吻問他，他低着頭裝作悔過的綿羊，他的科長又問黃經理說：「子彬兄！你為什麼把這種丟人的東西也講了來？」

「都是啊！朋友！嘿！嘿！」黃經理笑着，洋笑着使李克勤更加難受。

他回悔不應該來參加這個宴會，參加也可以的，但不應該講這個故事，講也可以講的，但為什麼不仔細看一看，偏科長在座，為什麼就沒看見他。這是命，這是該死。他不禁說出聲音來。

「該死！該死！」

「好了！你很會講故事，但是我恐怕別人誤會我，說我主使你在宣傳別人的醜聞，敗壞別人的名譽，我是個科長，沒有你這個收發員的膽量

大，我不敢用你這種大膽的人材，你明天寫一張簽呈也辭職吧！聽見了沒有？」

「科長：請你可憐我，我家裡十分困難，我辭了職就……」

李克勤忘掉方才的興致了，也忘掉這是一個豪華的宴會了，他用極卑鄙的聲音向科長求饒，而科長拿起酒盃來不再理他，黃經理却半開玩笑

似的說：「老兄不要緊，你講啊！辭職的故事，科長就辭啊！你的職，這太也不啊！言論自由了！」

全餐廳的人，哄的一聲又大笑起來，同時，李克勤在第三次被許多面

孔的包圍中走出去，但是這一次的許多面孔，是充血放光的還是諷刺刻薄的呢他都沒有覺得，因為他是低着頭走出去的。

卅五年十二月一日於四平

榮歸

關渡

張顯奎的脚，一邁進大門，心裡就跳了。這倒不是因為離家已久，感情作用的使然；而是覺得自己這身新做的西服，和煞亮的皮鞋太講究了，加上自己的官爵，在這小縣城裡是數得着的，何況又是抗戰八年，從後方飛回來，家人隣里，將怎樣恭維他呢？……想到這里，他幾乎想往屋裡跑。但是穿這樣西服，這樣皮鞋，做這樣官，那能跑得。所以還得大大方方的走，於是他的心纔跳的。

到屋，家人都楞了，年老的父親，看見自己的兒子回來了，叫着小名兒：

「小柱子顯奎回來了！」

覺得叫小名兒太不適合兒子的身份，也顯着自己不文明。唯有叫兒子大號纔時應，所以小柱子底下，趕快改了顯奎，而且把這兩個字念得特別響。

「哎呀！可不是，小柱子回來了！」老太太可不管這些，再說，這一喜歡那還了得，顯奎的母親忘了一切。

兄弟媳婦從裡屋炕下扔下活計就往下爬，大嫂也走到面前來接提包，正趕上分家另住的二叔和常常上門的五姑帶着孩子，都來串門，一齊圍攏上來。顯奎頭有些昏了，眼也有些花了，他只記得，後來他坐在地下八仙桌旁的一隻椅子上。

這時兄弟媳婦和大嫂，都去作飯，只剩二老和五姑三叔等來和顯奎問長問短。

後來五姑因為家裡無人照看，也帶着孩子走了，顯奎便覺得鬆快不少。

「我大哥上那去了？」

顯奎發覺這屋里並沒有大哥。

「他下屯去了！」

「顯貴呢？」

他又發現三兄弟也沒在。

「他不當小學教員呢嗎？在南鄉。從前就幹這個來着，學堂又開學了，教他回去，他媽的，也不給錢。」

老張發——顯奎的父親，這回有了拿手，二兒子官多大，三兒子的小學教員已看不到眼裡。

「以後給他找點別的事，別教他幹這個啦！幹甚麼害不拿個萬八千的！」

「我也這麼想呵，你回去就辦吧！」

老張發高興極了。

「可是！我們那兒你二哥書也念了不少，這時呆着呢！你給他也想個辦法吧！」

顯奎的二叔——張德一聽擰個萬八千的不算甚麼，不覺靈機一動，覺着自己兒子出息的時候也到了，乃不肯放鬆，也教顯奎為力。這真是「一人成佛，九族昇天。」老張發嘴裡磨說什麼心裡想：不是分家時候啦，為了一口小熟鐵鍋，人腦子磨打出狗腦子來。這時候也知道用我兒子了。

小孩子們就愛熱鬧，顯奎的老兄弟跟前會跑的小丫頭——小文，和他大哥的小小子——順子，屋裡屋外頭緊躡；同院住的小孩子們，也覺察到老張家今天來了不凡的人物，若不然她娘兩個都下地忙飯了；菜墩子上堆着那些肉，就是準確的象徵。加上小順子的宣傳：

「我叔回來了，我叔是大官呵！」

小孩子們便都好奇地去爬窗戶偷看。

飯好了的時候，老爺子，老太太，顯奎和他二叔，都已入座，小順子一看桌子上傳好吃的，也要上去。他媽不讓，他便大哭起來。小文一看

小順子哭，也便跟着哭。妯娌兩個一看不妙，急忙一人推一個，推到外屋，從菜墩上抓起兩塊拆骨肉，每人手裡塞了一塊，才算了事。

老張發今天看着這滿桌佳肴，非常高興，尤其喝着做了官的兒子斟的酒，更覺得這世界再沒有比他嬌傲的了。

張德則次於他哥哥，到是也很得意，但是到底不是自己的兒子，加上是分家另住，不能不留點深沉，每逢顯奎給他斟酒則免不了有一番謙遜。

吃完飯泡上一壺熱茶。老張發喝得滿面紅光，一手擎了小旱煙袋，一手端起茶杯。輕輕地談着，形成一個悠閒的場面。顯奎獨身走到庭院裡兩手插在西服褲子的插手兜，來往的踱着，玩賞窗前放着的幾盆花。

這一個院子裡，原來是住着好幾家的。今天誰家不知道老張家做官的兒子回來了？此刻看見這裝束非凡的陌生人在院子裡走，都伸長了脖子，好奇地從窗口向他望。

夜裡。顯奎的母親把輕易不蓋的好被，從箱底翻出來。顯奎攤了這又濫又軟的被絮，睡在十年來不會親近過的慈愛的父母身邊，感到了無限的溫暖和適意，而十四年來流浪飄泊的辛酸，也陣陣地湧上他爭奇鬪勝兇鹿角逐的心頭。

第二天，顯奎榮歸故里的消息傳遍這小縣城裡。於是和老家係親係友的，認識顯奎個人的，都為這消息而震驚了。以致於顯奎還未吃完早飯，就有撲足先登，趨前拜訪的了。顯奎急忙下地去應酬。

「李春園！」來客自己報着名。

顯奎進前一步，使出一隻手和那人握了握。

「請坐，請坐！」

指着地八仙旁邊的一隻椅子。

「您不記得我了吧？」那人含笑地問。

「記得，記得！」

顯奎漫應着。「人越出息越要謙虛。」顯奎久在外邊，是知道這話的，就是不記得，也得說記得呀！但他開始努力想：「那裏是春園呢？」

「咱們在初中的時候，我在這班來着，」

是，是，是……

顯奎仍舊應着，表示他原來是沒有忘掉的。

這樣略談了幾句，顯奎乃又上桌子吃飯，剛拿起碗筷，第二個訪者又來了。顯奎只好再放下碗筷，下地去應酬。

這回來的是顯奎的學生。

「聽說你老回來，特地來看你老！」恭敬地一鞠躬，然後說：「您老不記得了吧，我在小學三年級那年，你老教過我們半年來着！」

十餘年前，當小學教員時的情景，剛在顯奎腦袋裡一攙，他便茫然地應道：

「呵！呵！……你長得很高了呵！」

顯奎換了長者的口吻，其實這人在他的記憶裡，已經沒有了。但是顯奎知道，那時他一定沒有現在長得高。不過他豈僅長得高而且已是久入社會的成年人了。

好友總算把這個也讓在另一隻椅子上坐下。剛想再上桌子去吃飯，第三個，第四個……却又接踵而來，大有應接不暇之勢，顯奎只好飯也不吃了。後來越來越多，只鬧得炕上也是人，地下也是人——有的坐在炕沿上的，有的坐在椅子上，也有坐在小櫃蓋上的……找不着座，還有靠門框站着的。當然，這些人都是衝着顯奎一個人來的，而談話的對象，也是在他一個人身上，這個問一句那個，那個問一句那個，顯奎把腦袋轉得像個撥浪鼓，却只把他認為值得回答的回答了。

「您是多份從裡邊回來的呢？」有人問。

「去年臘月呵！」

「喂呀！」去年臘月回來，現在才回家？」

另一個人透着驚奇地接着問。

「接收工作太緊迫呀！那能回來就先到家。」

顯奎透着為國為民，大人志士的風度說。

「可是，您是從後方的那兒回來的呢？」

一個人，忽然想起來似的問。

「呵——××！」

顯奎不經意的哼了半天才輕輕地把底下的兩個字道出。

「……到東北也不是多遠呵？」
像不是單問顯奎的，但是大家都立刻把一付疑問的眼光來對顯奎。
「總有萬十來里地吧！」
顯奎歪頭想了一會答。
「那還遠？那得走多少天呢？」
索接着顯奎的答話問。
「也就是兩天——頭一天到北平，第二天就出關了。」
顯奎平淡的答。

「怎麼？兩天就到？那是坐的什麼車呀？」
和顯奎的平淡相對的是驚奇。
「不是坐的事，是飛機！」
顯奎仍舊平淡的答做出不屑於的神氣。
「怪不得？」

疑問者恍然大悟了。並且滿足的笑著，貪婪地看了顯奎一會，因為這身子是坐過飛機的。
「那麼像您一個月能掙多少錢呢？」
由於飛機引起了大家發問的興緻。有人接着提出另一項問題。
「也不過三萬來元。」
又是很平淡的回答，十足地表示了做事並不是儘爲了掙錢的清高風度。
「哎呀！三萬……」

在座的人却又爲這數目而驚訝了。
他們的談話這樣地繼續着。你來我去地屋子裡的人老也不見少。老張



弄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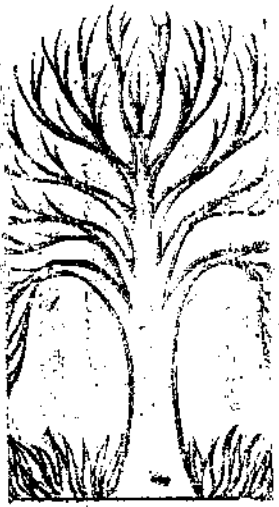
母親

外一章

靜婉

韶光在使母親的髮絲白了，
生活在使母親的額上添了皺紋

如今，母親的
臉上失去了青春
眼睛失去了光輝
×
孩子們占去了母親的自由
×
孩子們在奪去了母親的喜悅



孩子們給了些煩惱於母親
×
孩子們給了些忙碌於母親
×
呀！母親
×
妳的臉上沒有憂煩
×
妳的淚不在孩子們的面前流溢

家今天雖然算不了「車馬盈門」，總可以「往來頻煩」來形容了。
俗語所謂：「禮下於人必有所求。」這些人把結得着也巴結，巴結不着的也巴結，當然是各有所圖。有的先下手這條道，以備於萬一；多數還是「現借力」眼前就要用。所以竟有當場掏出寫好的履歷，求顯奎給謀事的。顯奎仍然抱着効勞於桑梓的觀念，當然得勉爲收下。本來在那漫陰欲雨，欲罷不能的情況下，還有很多見機而行的。一見有打頭陣的了，當然不能落後，大家一擁而至，你也往出掏，他也往出掏，在顯奎都是一樣鄉里鄉親，收了這個，當然不好却了那個，索性給他來個「來者不拒」管他怎樣處置豈不在我。於是履歷紙接了一大打，塞滿了西服口袋。
後來顯奎要大便，乃溜出了衆人的包圍，跑到廁所去。
大便既罷，一摸溲紙沒得拿來，正爲難間，乃想起口袋裡履歷不少，不覺爲之一爽，於是順手捏出一頁，搓搓，開了屁股。
回到屋裡照常陪大家談話。直至晚飯時候，人才陸續走淨。顯奎摸一摸腦袋，昏沉沉地；按一按肚腹，輾轉作癢，不禁長嘆一聲：「麻煩死也！」
顯奎一共在家呆了三天，差不多每天都有人來拜訪，今天預定的返任的日子到了，早晨絕早抽身，吃了早飯，因爲××城距車站還有二三十里路程，乃雇了一輛馬車；在家人鄰里的依門相送下，重新離了這溫暖的故鄉。
馬車轉轉而行，載顯奎離開這座城市到陽關大道上。顯奎望着青的天，碧的草和遙遙底前路，心靈裡感到了莫名的空虛。

妳抑止住心底的悲哀
妳總隱藏着妳心底的痛苦

母親

妳是孩子們絕望裡的火花
妳是孩子們冰心的暖房
妳是失意裡的安慰

妳手上的明燈

總在牽引着我們
走向人生的大道

妳的箴言

在使孩子們體會人生的真諦

自新的日子

幾多的母親不愛看她們的孩子
幾多的母親不把希望放在孩子們的身上
世界上

唯有母親是純潔的
唯有母親是偉大的。

希望

希望

是青春的微笑
是醞醇的美酒
是飄渺的美夢
是燦爛的花朵

希望

是人們的副生命

是勝利的因素
是快樂的種子
是幸福的培地。

它的魄力使我們有生的勇氣
它的氣息，喚起了我們的復活
它的國裡，沒有恐懼
它的境域裡沒有淪落。

它永是使我們妄想
它永是使我們高傲
它永是那般的殷紅
而，它永是在欺騙着我們呵！

自新的日子

冬天

十二月八日

流蕩奔放的江流，
已靜靜的凝波在無涯際的江檻！
然而；它還有着春天的食婪
明年的春天又將會蕩漾着
更巨大悠長的漪漣，

啊！這破碎的靈魂——
「生活又失去了重心」
一任哀冷的風吹

吹落了失望人目中的痛心淚

玫瑰昨宵的蓓蕾已萎謝了！
但是——今宵又有誰關心到。

生命的舟子

依然前進在一片汪洋裡，
只是我們划行在不同的浪濤裡！
如今！你已履行了
我們聖潔的心之誓語！

茫茫的黑夜里，你燃起了一支燭火，
這燭火照澈遼遠的彼方，
旅途上我不再徜徉，徬徨，

但是！你為什麼又騙了我？
你熄滅了我一線的光亮
徒使我在無月的暗夜裡摸索，蹉跎，
嘆，親愛的

我是渺小的水草；
你是高傲的天風。
我不配和你
在一流域裡共前程！

誓語是狡猾的騙子，
宇宙原也不忠實；
鎮日我在憎恨着自己
愛情本不是罪惡，
只怪我是色盲的患者
噢，光明的誘惑，事業在向我招手。
在這大時代的沖激裡，
我也該重整起這悵惘的心地，
走向茫無邊際的前路去！
四平女子師範學校

要點	並利用競爭方法，以激進研究興趣，(七)指導學生以適當的批評的途徑，(八)使同學間互相批評，以收切磋之益，(九)訓練學生對美術及各種環境，具有敏銳及美的感覺，(十)指導學生從事各種美術設計。
----	------------------------------------------------------------------------------------------------

三 對於課程標準的意見

(一)較先是課程名稱的問題，按各級學校課程標準中所規定的教材大綱及作業要項，無不包括繪畫、圖案、彫塑、建築、工藝品、甚至鑲及風景照片、郵票、刺繡織物的研究練習或欣賞。「圖畫」兩字實不能說明課程的內容，其流弊所至，於是二級學校美術教師，僅以教學生描畫，即認為已盡教學的能事，忽視中學美術課程的主要目標，乃是美的訓練，或學習實施小學美術教學的方法，或作將來進步學習美術任何一部門的準備，所以無論小學或中學，似以統稱為「美術」較為確當，至專科以上學校，再分為繪畫、圖案、彫塑、建築、工藝美術等課程，分別作深入的研究。

(二)課程標準所規定的作業似覺太多，水準也嫌太高，而教學時間有限，學生程度實際亦難以符合標準，不可能完全遵照課程標準的規定以實施教學，與其課程標準或為具文，不如用科學方法測驗中學生實際程度，分別規定其作業的水準，更召集研究美術教材教法的美術教育家，(不是純粹研究技巧的美術家)及從事實際教學富有經驗的中學美術教師，商討決定各級學校美術課程作業的分量，(最好連小學及專科以上學校的美術課程一齊作通盤的計劃)務求訂定的標準能切實施行，並隨時考查其施教的效果，逐漸改進，則課程標準方可表現其應具的功能。

(三)專科以上美術學校，多感新生素質的低劣，小學美術教師亦多學識技巧幼稚無能，其主要因素之一實為中等學校美術課程的教學時數太少，高級中學美術課程的教學目標，除美育訓練以外，鑲及及鑲透的準備，照

一週一小時，而實際每次教學過程無法在一小時內完成，學習情緒被分散割裂，對於學習的興趣影響很大，愚見不若將必修課歸併於第一學年，每週改為兩小時，供一般學生美化生活的練習與研究，第二三學年設選修每週兩小時，以應準備深造學生的需要，又師範學校美術課程的選修課，按規定僅第二學年每週兩小時，時間太少，極難造就優良的小學美術師資，宜在第一三學年增加選修每週兩小時，簡易師範學校本無選科，亦應在第二三四學年增加選修每週兩小時。

(四)本書所擬教材教法的重要原則，均以部頒課程標準為根據，但略有出入之處，例如打破中西分劃的觀念，教材水準的調整，作業分量的增減，多本編者以往實際教學的心得以及八年來研究的結論，亦即編者對於部頒課程標準其他細節的意見，茲不一一贅述。

符咒一類東西，在某些時是有過效用的，但那又只能限定在「某些時」；另一必備條件，是還得有某些接受的對象，如果「某些時」過去了，「某些對象」消失了，符咒就會喪失它的效用。聰明人能第一次發明出符咒，却不能同時再給予符咒以永久的適用，所以拾起被遺棄的符咒而自以為獲得了至寶者，非愚即傻。

是「朽木」就「不可雕」，這不是雕匠的笨拙，而是在「朽木」這個本質上，就無法下刀子。因而古廟的神像身上的彩色，也就無法掩蓋住內部的泥和草。

獨語

東方人

人民到了今天，仍是可哀的，因為人民的中間，仍缺少着粘性。缺少粘性，便會個個的被使用為資本。不是沒有力量，不是沒有智慧，反之，他們的力量和智慧，却更造成了他們的悲哀。

叛逆者在統治者的眼裏，大多認為是犯罪的，該殺的；但在被叛逆而無力的人的眼裏，叛逆者却恰成了他們的救星，因為對於統治者的抗拒，就等於解救他們。叛逆者的產生，一定得在一切方法都失了效力之後，得在除了叛逆行為，就只有死路之時，不如此，也就不能稱為叛逆，或叛逆而不能普遍。歷史上的叛逆者，很少不能成功，只是所具備的條件，必須完全而已。

科學雜誌

談「撞」

山

近來中飛飛機屢失事的慘聞，雖沒有「內戰消息」那麼使人發愁，但每讀到這樣消息的人們，總有些「觸目驚心」之感。

在科學日趨發達，中國也日益向工業化道上走的今天，坐飛機旅行一次行的願望，並算不了過奢的，然而飛機好出毛病，誰還敢坐呢？單拿我這沒坐過飛機的小民說，假如飛機永久避免不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失事，別說坐，就是在街道上着天空中的飛機飛，我也要拿出來，「知命者不立嚴牆之下」的保身哲學來，小心飛機掉下來軋着我的。

飛機失事沒法避免嗎？曰：有！單就避免飛機撞地撞建築物的方法就有，有這麼一種機器：

「爲了避免飛機在視線不明的時候撞在地面或建築物上，有一種專門的設備，其專利號碼爲 2,828,828 發明者是，地物洛屈格脫，這種設備是一個探測器連在駕駛員的耳機上，時時發出一種微弱的聲音，這聲音不大，並不攪亂人的聽覺，此外在飛機兩翼上，裝置兩個振蕩器，遇有飛機離地過低，氣壓能控制振蕩器的振蕩次數，使振蕩次數增加，於是駕駛員的耳機中便發出一種銳尖的聲音警告他必須立刻昇高。」

這種設備，大概中航公司的飛機上沒有，即使有許撞地與撞山高度上說或有差別的，因爲青島附近的山，一定比地面高（否則就不叫山了）氣壓或者並不低於一般可飛航的氣壓，總之，不管飛機有無避免失事設備，反正哄然一聲撞在山上，這是事實。

大公報記者李宗瀛寫的青島去來一文中，有一段說：「據和公司有關係的人講，一一一號飛機飛到青島上空之後，曾在七時十五分和美海軍水上機場通過話，」

上機場告訴他們雲高一千五百呎，可見度很壞，以後就沒消息了，但飛機始終沒有和陸上機場通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不知是什麼原因，够使人咀嚼其中的味道了，陸上機場有原因，駕駛員或者也有原因，如果陸上機場負責通話的人盡到可能通話的責任，原因就在駕駛員的身上，如果駕駛員通過話，而陸上機場沒有理這套，原因就是陸上機場的了。原因在誰沒法判定，因爲飛機哄然一聲撞了山之後，駕駛人員都死光了，活着的機場或公司裡的有責任的人，心裡明白，但是誰也不能說，祇有誠心悔過亡羊補牢下次別這麼馬忽。

幹科學以及管理與科學有關係專業的人，我以為是世界上最負責任的人才幹得來。並且這之所謂負責任而且必須是科學的。

平常我們生活在農業生產社會裡慣了，作事未免有慢騰騰拖懶之嫌，因爲環境允許拖懶，所以懶一會兒拖一點時間並算不了毛病。比如：鋤地的農夫，可以直起腰板，望一望大地春色，上班的官老爺，可以溜出公署房來，弄一弄五子登科。可是在科學界工作的人，這是絕對要不得的比如一個鍊鋼的技術人，他不敢疏忽一分一秒，唯恐鋼質鍊不到理想的地步。所以，好的科學界人或管理與科學有關係專業的人，必須是有高度科學的責任感的人。不然就不會稱職。

中長路在前一個多月，於馬仲河南漲了一次「撞」頭慘劇，報紙並未發表這件事，一般人難洞悉其中的奧妙，然而我們推測事件的可能發生的原因，恐怕是管理人員因一點小過失，而造成如此大錯。一下子撞毀了兩架機車許多條人命。

無論是飛機撞山，火車撞頭，並不是在航空史上交通史上，非有這樣倒臺的點綴不可，而是負責管理的人未能盡到他的責任。同時也是我們過慣了農業生產社會的「責任」的絕對證明。

這樣看來，這種人民，欲求其迅速工業化起來，科學發達起來，恐怕是不可能的，科學固然有用，可是在一羣不負責任祇找油水的管理人手，科學會變成有害無益的東西，大家必須有這個認識，然後才可以理解撞山撞頭的事件，還算不上科學的悲劇，這僅是劇中的小情節，致於那大的情節，恐怕把原子彈弄到中國庫房來演一會自爆，都不够熱鬧呢吧？

編者的話

和平局面，迄今尙未實現，而美國調人馬帥也回國去了，這是我們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同時馬帥來華一年多的時間，無論其調處工作如何，確是使人感想多端的，本期中「外力調處與國內和談」一文，或可以代表一部份青年讀者的感想。

本期的青年心聲，篇篇都是青年朋友誠懇質樸的說白，希望青年讀者在同情之餘，也多發表一些寶貴熱烈的意見。

李朴園先生的四十年全文於本期結束，先生半生爲文學藝術奮鬥的經驗，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對李先生爲本刊執筆的盛意，極深感謝。

編輯本籍，恰值當年，我們雖不十分歡迎這所謂「舊」的，但恐怕因爲它。本期又要晚出一兩天。如此預先向讀者各位道歉，希原諒。

野

本刊登部登記中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位本家國·

大 日 報 衆

場立衆大

言論精闢
 告效率宏
 論精闢有力
 效率宏大

社址 四平市北四道街
 電話 編輯部二五五五
 經理部二七七七

歡迎批評
 歡迎訂閱
 招登廣告
 招請分銷



交通部

診療科目
 內科 小兒科
 外科 皮膚科
 牙科
 眼科·婦女科醫師即將
 聘請來院不日開始診斷

病床三百餘架刻正
 積極整理內部擬於
 最短期中開始收容
 住院病者

院長 王玉琳
 醫師 馬士林
 韓文翰

院址·四平市中正路五三號
 (偽滿鐵醫院舊址)



四平鐵路醫院

定價五〇